盡言集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盡言集

(一)

劉安世撰

本館據幾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盡言集序

司馬温公與王介甫。清儉廉介。孝友文章。爲天下學士大夫所瞻仰。然兩人所趣。則大有不同。其一人以正進。其一人以術行。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温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温公之門多君子。温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得章丞相。四傳而得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介甫學行。使二聖北狩。夷狄亂華。嗚呼悲哉。器之在諫垣。專攻王氏黨。其扶持正道。亦云切矣。余雖不及參識其人。讀其遺藁。徒深慨嘆而已。紹興丙子八月日。左奉議郎。充祕閣修撰。知温州軍提舉學事。兼管內勸農使。張九成序。

刻盡言集序

吾友銅梁張肖甫。飭兵大名。大名、宋元城劉先生鄉也。肖甫乃刻其盡言集。以風示宇內。移書要余序。曩余與肖甫同遊大名。數謁先生祠。歎其言不傳。其後於京師錄斯集於李文達公之裔孫。錦衣汴所。誦之輒扼腕憤歎。熱衷而汗顏。媿不能如先生盡言也。乃今肖甫刻之。是宜余序。序曰。昔孟軻氏稱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其致不動心故也。先生遭宋熙豐之後。爲司馬光呂公著所薦。職諫官。累歲正色立朝。數犯逆鱗。小人乘之。譖以投荒。凡令甲所載遠惡地。無不周歷。蔡京卞輩期竇之死。梅守勸使自爲計。先生色不爲動。既老。梁師成欲大用之。而使人諷爲子孫計。先生曰。吾若爲子孫計。不至是矣。嗟乎。斯豈富貴貧賤威武所能動耶。蓋先生師司馬文正。終身致不妄語之功。友范祖禹。同心知諫。而厥考太僕公。介行危言。歉不得爲諫官。母夫人又勉以捐身報主。其父母師友之賢。忠孝正直所繇成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斯集也。人臣之龜鏡也哉。初先生自謂不爲子孫計。今去先生四百餘年。其後人在杞者。詩書世業。科第嗣興。當時附京卞佞師成計子孫者。今何如哉。肖甫好古崇賢。計世道。乃刻斯集。其有所感也夫。隆慶庚午冬十二月甲寅。前進士金華陸東序。

刻元城先生盡言集序

余少聞長者言。元城先生。直言被竄事。心竊壯之。稍長爲儒生。至郡謁先生祠。輒低回留之不能去。則私臆以爲先生在當時。目爲殿上虎。其忠言讜議。當有著成編帙。皎皎在人聞見者。何宋史之寥廓也。及讀其門人所爲語錄。則又蕪漫不足發。而文詞亦不少槩見。於心甚弗當。豈所謂殿上虎者。固盡是耶。去歲銅梁張巖山公憲副來鎭吾郡。亟慕先生。欲標榜以式後進。求先生遺言不可得。博搜之久。乃得其盡言集於大梁宗藩西亭處。則大喜。而集仍手抄。不便傳誦。因命郡守暘谷王君、清戎雲嶽朱君、司理龍陽蔡君梓之成。會公以文武才擢陝參政。治行有日。猶以序命余曰。公、先生里中人。公敢言類先生。是序、公不得辭。且集湮沒二三百載。今始顯出。詎謂無待。余承命逡巡曰。唯唯否否。何敢當。第先生之所以盡言。與公之所以刻是集者。則不可以不之序也。序曰。夫古稱盡言者。至龍逢比干極矣。在漢則有汲長孺。在唐則有魏陸二公。在宋則有先生。而先生之爲諫議。正當熙寧元祐。章惇、蔡京、諸黨進退之間。而宋北狩南渡未然之際。乃先生之所建白。每以辯是非邪正。進君子退小人爲急。其攻擊章蔡諸疏。至二三十上不止。甚或犯主顏色。雷霆震怒。旁觀縮朒。先生則少停。復奏不爲竦撓。嗚呼。其亦苦且危矣。語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先生謂乎。使先生之說果行。則章蔡可以不橫。元祐可以不盡。徽欽可以不北。而高孝可以不南。宋之社稷至今存可也。奈之何鑿枘之不入。而春、循、梅、新、高、竇、雷、化。諸蠻煙瘴雨之區。卒爲先生奉

母延喘之所也。悲夫。然於先生則何病矣。徒令後之論國是者。惟三致嘆於當時之君臣而已。且先生之所以能盡言若此者。蓋緣先生久從司馬公游。得誠之一言。爲盡心行己之要。而求誠之功。又始不妄語。所得固非淺鮮者。故能誠以事主。引是非爭天下大體。死生禍福。視如浮漚。而將與孟子剛大不動心者埒矣。由是觀之。先生誠何如人哉。先生誠何如人哉。今去先生久矣。而鄉後進小子。仰先生如太嶽北斗之不可卽。縉紳大夫。遊吾郡者。聞先生風。則思願爲之執鞭。而有不能。孰謂忠義之心。果古今殊乎。夫君子愛其人、則思永其傳。希其踪、則思踐其實。茲集出。將使後之論先生者。得與龍逢比干諸公同游。而鄉後進與縉紳之仰止先生者。各砥礪其廉隅節槩。以無負先生。而時事國運且有賴。斯固巖山公與郡太守諸君。刻布是集之意已。然巖山公、蜀人也。昔蘇長公稱先生爲眞鐵漢。至今名爲確言。乃公亦炳播是集。殆又爲先生之鍾期乎。然余則非其人。胡足爲先生序。亦少致嚮慕之私云。集凡三卷。刻之郡署中。隆慶辛未正月吉日。賜同進士出身。前吏科給事中。郡後學石星譔。

劉元城盡言集序

古人所謂不朽者三。而言居其一。言非難。盡言爲難。盡言非難。盡言於君尤難。噫。若劉元城先生者。其殆能人之所尤難者耶。先生、魏人也。宋時舉進士。初除諫官。卽欲以直諫報主。又慮坐是罹罪。貽母氏憂。乃入白母太夫人。欲辭職終養。卽是可以覘先生之孝。母太夫人述先君子欲爲諫官而不獲之故。再四勉慰。強使就職。先生拜謝教。及入諫垣。遇事極言。略無顧避。卽是可以知先生之忠。古人謂出處可卜事業、先生忠孝根於天性。故其出處大致如此。閱盡言集中。如論胡宗愈除職不當。至二十一疏。論章惇、蔡確、強買譏訕。各至十一二疏。他多類是。正言讜論。百折不迴。必斥其人。寢其事。而后言乃已。於乎。以一介士。而與萬乘之君。角勝負。校是非。於雷霆之下。斧鉞之前。眞乃批龍鱗。觸忌諱。濱九死而不回者。廷臣所謂殿上虎。坡公所謂眞鐵漢。蓋以是與龍逢、比干而下。如先生者。迺僅見焉。龍逢、比干。不幸而死於諫。先生幸而得不死於諫。雖竄逐炎荒。遍歷惡域。幾十數年。而卒得全軀以歸。然則所學於司馬公之誠。至是益可驗矣。或曰集名盡言。取言無不盡意也。得無與不妄語者相戾乎。余曰。世之高談闊論者。孰肯吐肝披膽於君前。而犯顏敢諫之臣。多得之深沈不伐之士。吾是以知盡言者。固自不妄語中來也。是集也。廬山張公祖賡之四方者累年。一旦於汴中宗藩西亭氏得之。如獲拱璧。然時尙抄本也。迨隆慶庚午。公以蜀中鉅儒。奉命節鉞天雄。下車卽訪元城故里。遂錄而鋟諸梓。與先生語錄行錄。並傳於世。旣成。囑余敍諸

簡端。余曰、先生之芳聲偉績。直與天地齊。日月炳。奚俟余敍爲者。第余忝與先生同桑梓。而高山仰止之思。不能一日釋諸懷。且張公之誠心直道。大類元城。而一念秉彝好德之衷。又勃勃然有不能已者。余兩重之。是以敢忘蕪陋。而謬爲之敍。若廬山公之芳聲偉績。與元城同垂不朽者。又自有太史公筆也。余何容贅焉。明隆慶辛未春二月朔。賜進士出身。承德郎。兵部職方司主事。前行人司行人。魏人右川張應福譔。

盡言集目錄

卷一

初除右正言第一章

論命令數易一首

論寺監官冗一首

論館職乞依舊召試二首

論差除多執政親戚二首

論歐陽棐差除不當九首

卷二

論御史黃庭堅事乞行辨正二首

論韓玠差除不當三首

乞罷近臣列薦事一首

論諸路監司乞著考課之法一首

論買撲坊場明狀添錢之弊一首

論韓宗古差除不當一首
論何洵直差除不當二首
論開封官吏妄奏獄空冒賞事一首
論李察知濟州不當一首
奏乞發遣趙令耜對獄事一首
論高士英差除不當一首
卷三卷四
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二十一首
卷五
論章惇強買朱迎等田產事十一首
論盧秉責命不當事四首
論謝悰賜進士出身不當事二首
卷六
爲歲旱地震星隕乞下詔罪己許中外極言闕政諸路賑濟警備盜賊等事一首
爲徭亢乞罷修城及諸土木之役一首

爲德元乞罷上元遊宴二首
爲德元乞徹樂損膳精誠祈禱等事一首
爲德元乞舉禋祀荒政及求言卹刑一首
爲德元乞罷春宴一首
爲歲旱乞講荒政一首
論御藥李倬不合用內降請地乞付有司根治事三首
論何正臣除知饒州不當一首
論陳師道不合擅去官守遊宴事一首
論鍾世美除信州教授不當一首
奏乞訪求齊恢之後奬用事一首
奏乞罷修城壕三首
論蔡確不合陳乞潁昌府一首
奏乞賑貸鳳翔府界饑民一首
卷七
論謝景溫權兵部尚書不當九首第七首後增謝景溫李常錄黃二首

乞罷李常盛陶中丞侍御史之職一首
論趙卨無名進職等事一首
論范育除樞密都丞旨不當一首
卷八
論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十四首
奏乞罷畿內保甲一首
論黃廉除起居郎不當事一首
論陝西鹽鈔鐵錢之弊一首
卷九
論蔡確作詩譏訕事十二首
論曾肇知鄧州不當事一首
論樞密院闕官事一首
論畿內買草事一首
論時孝孫差除不當一首
論周穜不當乞王安石配享事一首

卷十
論都司官吏違法擬賞事六首
卷十一
論都司官吏違法擬賞事二首
權給事中封駁沈括除命一首
論沈括吳居厚等牽復不當二首
論臺諫官章疏乞內置籍二首
論役法之弊一首
論堂除之弊二首
論乞更張常平之弊一首
彈奏范純仁王存事四首
薦傅堯俞蘇頌可任大事一首
卷十二
論楊畏除御史不當五首
論大河利害五首

論修河物料科買搔擾事一首
乞諫官各鑄印事一首
論犯贓人於寄祿階改左右字不當事一首
論執政不合留占配軍充宣借事一首
論不御講筵及求乳母事二首
乞早補諫員等事一首
論朋黨之弊一首
卷十三
論鄧温伯差除不當六首
引疾乞宮觀事一首
乞別差官看詳役法事一首
辭免中書舍人及乞宮觀事七首
應詔言事　時爲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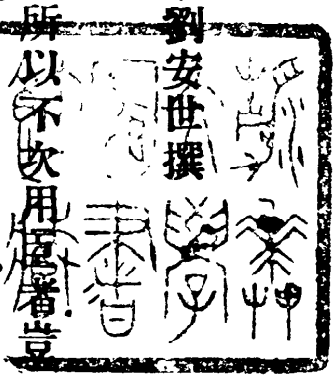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盡言集。宋劉安世撰。安世字器之。大名人。少師事司馬光。哲宗初。以光薦除祕書省正字。又以呂公著薦。除右正言。遷左諫議大夫。紹聖初落職。知南安軍。又貶新州別駕。英州安置。徽宗立。移衡州。尋以濮州團練副使。鼎州居住。後復直龍圖閣卒。事蹟具宋史本傳。安世有集二十卷。今未見傳本。此集皆其奏劄。不知何人所編。前有隆慶辛未石星張應福序。皆云得鈔本於西亭王孫家。西亭者。朱睦㮮也。星序稱是集凡三卷。而此本實十三卷。與序不合。然證以永樂大典所載。一一相符。殆校讎偶疏。三字上脫十字也。史稱安世忠孝正直。似司馬光。而剛勁則過之。故彈擊權貴。盡言不諱。當時有殿上虎之稱。集中所論諸事。史不具載。頗足以考見時政。其中稍有遺議者。如吳處厚之劾蔡確。本出羅織。而安世申處厚之說。章凡一十二上。務欲置確於死地。殊不免意見之偏。然由其嫉惡太嚴。至於已甚。故徒知確爲僉邪。而不察處厚非善類。見無禮於君者。遂如鷹鸇之逐。實非故相排擠之比。觀歐陽棐爲蘇軾所善。程子爲蘇軾所讎。而安世論棐差遣不當。章凡九上。併程子詆爲五鬼。絕無所區別於其間。是亦其孤立無黨之一證。不足以爲疵瑕也。惟是氣質用事。詞或過激。故王偁東都事略論之曰。爲君子不能深思遠慮。優游浸漬。以消小人之勢。而痛心疾首。務以口舌爭之。事激勢變。遂成朋黨。是爲平允之論。至朱子作名臣言行錄。於王安石、呂惠卿、皆有所採錄。獨以安世

嘗劾程子之故。遂不載其一字。則似乎有意抑之矣。要其於朝廷得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嚴氣正性。懍懍如生。其精神自足以千古。固非人力所能磨滅也。

盡言集卷一

宋元城劉安世撰



初除右正言第一章

右臣近被聖恩擢竇諫列內惟譾薄媿無以稱尋具辭免不蒙俞允竊伏思念陛下所以不次用臣者豈徒備二省之員爲朝廷美觀而已蓋授之以名者必求其實任之以職者必責其効故臣拜命之初未敢指陳政事而首論治亂之本原人君之大體庶有以副公朝圖任之誠意盡愚臣平昔之所學惟陛下毋憚煩而試聽之臣聞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傅說之復于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知之君所以能大過於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爲先務也今陛下居久安之時乘不拔之勢崇起教化修舉法度粲然追跡於三代之隆者豈有他哉特以陛下至誠虛己首開言路故人人自竭樂告善道而天下之情無不通也然臣尙有疑者自去歲以後屢罷言事之官中外臣民不知其詳往往竊議以謂陛下好賢之志稍異於初年納諫之心漸怠於昔日臣竊憂之恭惟祖宗以來尤以臺諫爲重雖所言者未必盡善所用者未必皆賢然而借以彈擊之權養其敢言之氣者乃所以制姦邪之謀於未萌防政令之失於未兆也今陛下深居九重政在大臣之際固宜開廣聰明留意採納而前

日臺諫數人相繼罷去甚者至於不究其所論之是非不察其所爭之當否陽餌以美遷陰奪其言責使忠正之臣憤懣而不能發修潔之士愧赧而不敢受若果出於陛下之意邪則虧損聖德不可不戒若出於大臣之計邪則陛下宜察其用心不過欲排天下之公議以快其私意而已臣竊謂姦人用事之始惟臺諫足以折其謀至於禍胎既成雖聖賢不能救其害陛下視今日何如祖宗之朝而乃一聽大臣之所爲蔽耳目之任而挫忠義之氣非所謂慎終如始者也臣之所以先獻此言者非謂忝列諫垣乃敢要君以固位也實以上關宗廟社稷安危之機下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漸是以反復論列期有以感動宸衷若夫世俗之人指以爲嫌疑者臣固有所不避也伏望萬機之暇詳覽瞽言獎進端良容受直諫叅之以公議持之以誠心所愛者必知其惡所憎者必知其善使臣下不能窺伺間隙以售其私則忠言嘉謀將繼此而進矣臣天賦愚直不識忌諱惟陛下察其愛君憂國之誠少賜留聽不勝幸甚

論命令數易

臣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爲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於命令而已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熟謀之已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也臣伏見朝廷命令變易頻數遠不過一二歲近或期月而已甚者朝行而

夕改。亦有前詔未殞。而後令蠲除者。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求其弊原。蓋由講議未精。思慮未審。人情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牽於好惡之私。或溺於迎合之說。是非無所辨。取舍無所宗。故一人言之而遽爲之紛更也。方平居無事之時。輕謾多變之如此。緩急有事之際。何以取信於人。伏望聖慈。深鑒前古之戒。謹爲今日之慮。至於法度之廢置。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心協謀。博極利病。廣覽詳擇。務當義理。更其所可更。則不嫌於違俗。守其所可守。則無憚於襲故。申敕門下。無使徒爲審讀。以應故事。其有措置失當。前後謬戾者。必舉封駁之職。庶幾詔令清簡。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致反汗。取進止。

論寺監官冗

臣伏見先皇帝考古職典。建置治官。天下之務。必總於三省。散隸於六曹。循名責實。大體雖善。而措置法度。未暇致詳。此議者所以論官冗之弊。而首及於寺監也。伏惟陛下卽政之初。常賦之外。一切蠲復。所入有限。則國用有不足之慮。是以專置官局。裁節浮費。而膳部併於主客。虞部入於屯田。又量事之閑劇。以定員之多寡。六曹所減。凡十九員。而官無廢事。人無異議者。處之得其理也。臣嘗觀先帝時。寺監長貳多不並置。亦有無少卿而丞簿行其事者。今太僕、衞尉、鴻臚、光祿、太府、各二卿。軍器、將作、少府、各二監。丞簿官屬。仍不預焉。省曹所減。止十餘員。而寺監所增。乃倍平昔。前日省官之詔。遂爲空文。損彼益此。何補於治。昔杜佑建議於唐。以謂皐陶作士。正五刑。今刑部尚書。大理卿。是二皐陶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尚書。將作監。是二垂也。伯夷秩宗。典邦禮。今禮部尚書。禮儀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

中都水使者是二伯益也舊名不廢新職日加空存虛稱皆無實事臣每愛其言最爲切理今百司申陳必經寺監而長貳鮮敢予奪悉稟六曹不惟虛煩文移淹留旬月而又省寺指揮間多異同內外有司艱於遵奉加以官吏猥衆糜耗廩祿非有釐革將不勝弊欲望聖慈參酌典故稽考名實凡寺監之職可以歸之六曹者宜盡省之或事務實繁及政體所繫不可罷者亦宜裁爲定員不使冗濫庶幾官得其人經費易給

論館職乞依舊召試

右臣伏見祖宗初定天下首闢儒館以育人材累聖遵業益加崇奬處於英俊之地而厲其名節觀以古今之書而開其聰明廩食大官不任吏責所以成就德器推擇豪傑名卿賢相多出此途得人之盛無愧前古然自近歲以來寖輕其選或緣世賞或以軍功或酬聚斂之能或徇權貴之薦未嘗較試遂貼職名漸開僥倖之門恐非祖宗之意伏望陛下明詔執政今後館職無俾輕授必求文學行誼有聞於時審察其才實可長育然後一依近降條制召試而命庶使名器漸重不容幸得循致賢能以備官使

再奏

右臣近嘗奏請今後館職欲乞並依元立條制召試而授已奉聖旨施行然臣伏觀所降指揮尚有未盡輒復論列庶幾小補臣嘗謂祖宗以來新進入館之人鮮有不試而命者惟是縉紳宿望始効顯著或累持使節或移鎮大藩欲示優恩方令貼職今陛下過聽臣言追復舊制雖云大臣奏舉到館職並依召試

方得除授。而繼云。其朝廷特除者。不在此限。則是不問人才之如何。資歷之深淺。但非奏舉。皆可直除。名爲更張。弊原尙在。臣愚欲乞特降指揮。依倣故事。約自轉運使以上。資序特除者。方得不用此制。庶能塞僥倖之門。重館閣之選。

論差除多執政親戚

右臣伏見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敢授內外華要之職。雖有合得。陳乞差遣。亦只是數處閑慢監當局務。原其深意。蓋謂父兄已居柄任。而京師之官。多是要劇。爲大臣者。既不能人人爲朝廷推至公之心。振拔滯淹。提奬寒素。而貪權好利。多爲子孫之謀。援引親屬。並據高勢。根連蒂固。更相朋比。絕孤寒之進路。增膏粱之驕氣。寖成大弊。有不勝言。是以祖宗立法務裁抑。上下遵奉。莫敢或違。自王安石秉政以後。盡廢累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二十年間。廉恥掃地。陛下踐祚之初。厲精求治。剗革僥倖。一本至公。躬行法度。不欲有毫髮之累。此天下之人。所共聞見。而在位之臣。化上之德。宜盡忠交儆。務爲正直。而廟堂之上。猶習故態。子弟親戚。布滿要津。此最當今之大患也。臣條列其弊。屢欲面奏。偶以秋暑尙熾。伏恐久煩聽覽。用此未敢請對。然近來差除。尤多不協物論。是以不避煩瀆聖聰。須至具章疏論列。臣伏見太師文彥博之子及甫。爲光祿少卿。保雍、將作監丞。孫永世、少府監丞。妻族陳安民、近遷都水監丞。女壻任元卿、堂差監商稅院。孫壻李愼、由堂差監左藏庫。或用恩例陳乞。而此兩處。皆非陳乞之所當得也。司空呂公著之子希勣、今年知潁州。纮及成資。召還爲少府少監。希純、去年自太常博士。又遷宗正寺

丞。女壻范祖禹、與其婦翁共事於實錄院。前此蓋未嘗有。而次壻邵伯溫、爲開封推官。公著繼罷僕射。卽擢爲都官郎中。外甥楊國寶、自初改官知縣。又堂除太常博士。未幾又擢爲成都路轉運判官。楊瓌寶、亦自常調堂差知咸平縣。妻弟魯君貺、今年自外任。擢爲都水監丞。姻家張次元、堂除知洛州。胡宗炎、擢爲將作少監。馬傳慶、自冗官得大理寺主簿。其間雖或假近臣論薦之名。皆公著任宰相日。拔擢除授也。宮教之職。舊係吏部依法選差。近方收爲堂除。而公著首用其孫壻趙演。宰相呂大防任中書侍郎日。堂除其女壻王讜、京東排岸司。妻族李括知洋州。李機知華州。范純仁拜相之初。卽用其姻家韓宗道爲戶部侍郎。妻族王古、右司員外郎。王毅、近自常調。堂差知長垣縣。門下侍郎孫固之子、朴。判登聞檢院。臣聞鼓檢院。乃天下訴冤之地。豈可使執政子弟爲之。熙甯初。嘗以宰相子曾孝寬。判鼓院。是時言者。以此論奏。卽令罷免。而公亮陳乞監皮角場。此近例也。孫固及左丞王存。右丞胡宗愈。姻家歐陽棐、除館職未及一月。又授職方員外郎。宗愈之弟宗炎、近除開封推官。然王存除歐陽棐外。未聞其人。及中書侍郎劉摯。亦未見所引私親。而二人者。依違其間。不能糾正。雷同循默。豈得無罪。臣之所陳。皆彰明較著。士大夫之所共知。其所不知者。又不可以悉數。臣竊謂二聖臨御。於茲四年。未嘗以名器少私於宗族外家。而大臣所爲。乃反若此。上下恬然。不以爲恠。此臣之所甚懼也。昔崔貽孫爲相。未踰年。而除吏八百員。不避姻故之嫌。後之大臣。欲引其私親者。多假此以藉口。而欺罔世主。臣常疾之。今考其傳。蓋亦有說。且唐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兵興。政事紛亂。官賞差繆。永泰之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賄賂盛行。剗塞公路。綱紀大壞。常衮當國。力

懲其弊。凡奏請一切杜絕。而矯枉過正。賢愚同滯。及崔貽孫之相。則薦舉者惟其人。推至公以行之。故除吏八百。莫不諧允。後之大臣。能如貽孫之盡公。則縉紳之間。自無異論。惟其執心偏黨。所用匪人。排斥孤寒。專引親戚。而乃竊其緒餘。文過飾非。及致人言。又從而尤之。亦已過矣。今上等知州通判。在京寺監宮教。幾內知縣之類。號爲優便者。盡屬堂除。雖資任未至甚高。固若不足寘諸議論。而常調之人。一蒙選用。即今後每任。例得朝廷差除。不復更歸吏部。以上較之。僥倖不細。況有司員多闕少。四方寒士。羈旅京師。待次選部。往往踰歲未得差遣。及其注授。又守二年遠闕。則世祿權要之家何幸。而疎遠平進之士何獨不幸也。臣伏見自來幾內知縣。皆選士使能之地。近聞以宣德郎王毅知長垣縣。士大夫皆謂毅素號闒茸。亡狀特甚。止緣范純仁妻族之故。遂有此命。中外傳播。莫不駭笑。欲望聖慈。特令追寢外。其間人材粗堪。或到官已久。未至曠職。固難追改。臣亦不敢上煩朝廷。必令盡罷。但以執政大臣。不避親嫌。不畏公議。衆論喧然。爲之不平者久矣。竊恐陛下九重深遠。不能盡知。故敢略具所聞。上補聰明之萬一。伏惟機務之暇。留神省覽。仍願陛下出臣此章。徧示三省。俾自此以往。厲精更始。庶幾不廢祖宗之法。而示天下以至公之道。豈勝幸甚。

貼黃

臣孤立小官。蒙陛下誤有拔擢。實在諫垣。苟緘默不言。足以全身保祿。而今日之論。遍及柄臣。既犯衆怒。決非自安之計。但臣不敢曠職。上負陛下。亦非敢捃摭大臣私事。以爲捭闔之說。蓋得於衆論所共

不平者．須至一一奏知．惟乞聖慈．特賜詳察．

又

臣方欲發奏．又聞除知眞州錢暎．爲福建路提點刑獄．亦是呂公著姻家．其勢如此不已．臣故不敢不亟論也．願陛下早以臣言．戒飭輔臣．

又

內歐陽棐除省郎不當．臣已別具狀論奏．亦乞早賜施行．

再奏

右臣近曾論列．朝廷差除．多涉嫌疑．頗招物論．及新知長垣縣．宣德郎王毅．尤爲闕茸．人皆傳笑．欲乞特行追寢．至今未蒙施行．日近復觀除目內．奉議郎程公孫、堂差監在京都商稅院．葛蘩、軍器監主簿．臣聞二人者．與執政皆是姻家．衆論益喧．無不憤歎．以謂孤寒之士．待次選部．動踰歲月．不得差遣．及有注授．二年遠闕．今公孫輩本係常調．止緣執政姻戚．而京師優便之職．無名輕授．墮紊紀綱．滋長僥倖．甚非所以稱陛下爲官擇人之意．伏望聖慈．罷王毅、程公孫、葛蘩新命．以伸公議．

貼黃

臣聞程公孫．乃呂公著男希純之妻兄．葛蘩、係范純仁之同門壻．而執政徇私牽意．無所顧憚．如此之甚．竊慮陛下．體貌大臣．重傷其意．欲乞去此貼黃．付外施行．

論歐陽棐差除不當

右臣近聞大臣嘗薦考功員外郎歐陽棐謂有史才朝廷過聽遂用爲著作郎中外喧傳皆謂大臣不當輕進姦慝誤陛下知人之明累公朝責實之政臣忝在言路義當論列不避委曲上煩聖聽按棐憑藉閥閱素無聲問才既暗陋性復回邪造請權門不憚寒暑與程頤、畢仲游、孫朴、楊國寶輩交結執政子弟叅預密論號爲死黨縉紳之所共疾清議之所不齒豈可叨竊誤恩列職太史昔劉知幾之論以才、學、識、爲史官之三長今棐諂佞淺薄背公成朋雖有口耳之學亦何足取臣竊謂朝廷不至乏材如此之甚伏望聖慈因其辭免追還新命非惟少抑奔競之風庶亦漸消朋黨之弊

貼黃

勘會著作郎之任典領國史清切嚴重非他官之比自來由此遂爲兩制豈容小人輒爾冒處伏望別加選擇

第二

右臣近嘗奏論歐陽棐朋黨邪佞不當塵玷太史伏蒙陛下特徇公議已令追寢縉紳傳誦莫不相慶如聞近日復授集賢校理前後反覆臣竊疑之恭惟祖宗以來尤重館職之選蓋將養育成就天下之才以備朝廷緩急不次之用惟是行義著顯問學高明卓然有聞於時尚猶召試而命爾後或詔執政俾薦所知數十年間纔三四舉何嘗輒以名器私假匪人如棐亡狀已具前奏既不可當著作之任豈宜復充館

閣之選。不試而授。尤非常典。臣恐姦邪浸盛。蠹害日深。與其悔於已然。不若止於未兆。伏望聖慈。念君子小人消長之漸。繫朝廷治亂盛衰之機。罷棐館職。以慰正人之望。

第三

右臣近以歐陽棐既罷著作。復除集賢校理。不試而授。尤非常典。再具論奏。乞行追寢。今已累日。未聞指揮。按棐問學未優。趣向淺近。考功之政。暗滯亡狀。特以陰邪附會。取悅權貴。是以造爲虛譽。名過其實。執政大臣。姑欲成棐。而不論人材之如何。公議之可否。廢祖宗之典故。而與臺諫立敵。此乃衰世之弊風。恐非聖朝之美事。伏望陛下特垂省察。檢會臣前奏事理。罷棐館職。以抑朋黨僥倖之弊。

第四

右臣近爲歐陽棐除集賢校理不當。臣已兩具論奏。皆爲執政沮抑。莫肯依公施行。須至再瀝懇誠。上瀆聖覽。臣聞祖宗設館職之選。所收天下之賢才。而長育成就。以待不次之用。自來必求文學行誼。卓然有聞於時者。然後以朝廷之旨。召試而命之。仁祖中年。始詔執政。各舉所知。英宗紹統。亦遵故事。未嘗不加較試。遂授職名。惟是臺省之官。縉紳宿望。或累持使節。或移鎮大藩。欲示優恩。方令貼職。今棐猥以庸才。徒藉閥閱。陰邪朋黨。交結執政子弟。因緣附會。造爲虛名。遂致呂公著薦充史官。孫覺舉以自代。而執政止爲二人稱奬。共力主張。不議人才之不堪。公議之未厭。苟徇權貴之意。輕廢祖宗之法。臣誠愚直。私竊惜之。況陛下平日用人。或有未允。臺諫論列。不憚追改。豈有緣大臣之繆舉。而不卹衆人之公言。才罷著

作。復除校理。竊弄朝廷之威福。蒙蔽陛下之聰明。臣若不言。則爲負國。伏望聖慈。察臣志在徇公。深疾朋比。特降中旨。罷棐館職。振人主之威令。破執政之私謀。非獨賤臣免廢職之譏。亦使小人無幸進之漸。

貼黃

歐陽棐、自來與程頤、畢仲游、楊國寶、孫朴、交結執政呂公著、范純仁、子弟。縉紳之間。號爲五鬼。又與王存係正親家。附會權勢。不畏公議。今來執政顧惜人情。不肯行臣之言。伏望聖慈。只作中旨。罷棐館職。所貴大臣見陛下耳目寢廣。周知外議。除授之際。稍有畏戢。

第五

右臣近爲歐陽棐除集賢校理不當。臣已三具論奏。未覩施行。雖屢瀆天聰。難逃罪戾。而不協公論。終決是非。輒復開陳。敢冀採納。按棐、姦邪庸陋。亡他行能。資藉家聲。傍倚權勢。以獵取虛譽。大過其實。昨在考功。殊不事事。升降予奪。多執偏見。士人被枉。凡有申訴。棐必遷怒。曲生詰難。行移會問。動經歲月。孤寒貧窶之人。困於留滯。往往破壞資考。苟求出都。嗟怨之聲。播在羣聽。方朝廷綜核名實。宜在降黜。遽聞遷陟。俾長著作。臺諫交攻。僅得追寢。曾不旋踵。直除校理。進退無義。臣竊惑焉。若謂棐之文行政事。足以厭服士論。邪。則不當罷著作之命矣。惟其人材亡狀。如言者所奏。是以收還新恩。用慰公議。不識何名。復授館職。前日之罷是。則今日之授非也。今日之授是。則前日之罷非也。陛下以此觀之。則是非可否之論決矣。或者又謂。大臣嘗有論薦。重違其意。遂貼職名。審如此言。尤爲不可。昔申屠剛以謂王者承天順地。典爵

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人主猶不得以私之。而況大臣乎。伏望陛下。謹守祖宗之典章。愼重朝廷之名器。稍收威福之柄。杜塞僥倖之門。檢會臣累奏事理。罷棐館職。示天下以至公之道。不勝幸甚。

第六

右臣近以歐陽棐除集賢校理不當。臣已四具論奏。未覩指揮施行。臣非不知朝廷之視館職。固爲細務。而所以不避煩瀆天聽。須至開陳者。豈獨以棐之人才不堪。蓋所可深惜者。國家政事之大體也。臣竊嘗思之。太史之任。誠儒學之高選。陛下既用言者之奏。罷棐著作。不識何名。直除校理。以品秩言之。雖在著作之下。以恩數論之。則過於著作遠矣。今棐之寄祿官已係朝奉郎。若帶館職。則來歲郊禋。便得奏廕子弟。是名爲降等。而實加厚也。且以人言而奪其新命。曾不旋踵。而所授反優於前日。朝廷予奪取舍之體。固當如是乎。臣伏觀陛下卽政以來。未嘗不以至公爲治。如棐亡狀。必無所私。而臣反復論列。至於四五。區區之誠。未蒙開納。雖朝廷之微意。莫可得聞。而中外之公議。均謂不可。臣既有言責。苟未斥逐。終不敢泯默以負陛下倚任之意。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臣累奏事理。罷棐館職。以慰縉紳之望。

第七

右臣昨以歐陽棐除館職不當。臣累次論奏。至今不蒙指揮。近日復聞。用爲職方員外郎。除目既傳。中外駭愕。何者。棐以陰邪庸瑣之才。憑藉執政親昵之勢。百日之內。三被榮恩。雖臺諫交章。蓋有不能奪者。而

又繼有此命。是朝廷之名器。可以力取。而天下無復有公議也。臣既有言責。目覩僥倖。苟不反復開陳。以破小人之情狀。則天下將責臣以失職之罪。是以願終言之。去歲左司諫韓川嘗言王伯虎、鄧忠臣。以謂不堪館閣之選。二人者。特以人才不高。或曾經罪廢。雖已敍雪。尙皆落職。授外任差遣。今棐才既猥下。性復險回。已交結執政子弟。預五鬼之目。爲清議所惡。加以考功亡狀。屢致人言。固已置而不問。偶用大臣之薦。驟遷太史之職。陛下幸聽臣等論列。而大臣亦恐甚喧物議。遂令追寢。自爾姦邪朋黨。恥於不勝。爭爲游說。必欲復用。於是無名直除館職。臣累疏極論。不蒙施行。縉紳之間。皆謂伯虎、忠臣、孤寒之士。無人主張。故韓川一言而遂令罷免。棐則以大臣力主。而執政多是姻家。故愚臣之論。至於五六。而猶不能回陛下。以此二事。對而觀之。則朝廷之公私可見矣。今既力排公議。使棐濫得美職。而棐入館未及一月。復授郎官。慰滿其欲。必謂臣等既爲朝廷不聽其言。無敢復議。急加引拔。以快私心。滋開羣枉之門。以累至公之政。下無顧憚。漸不可長。伏望陛下特施睿斷。稍正紀綱。罷棐誤恩。黜之外郡。使天下知公道之存。而朝廷名器。不爲有力者。可以幸得。非臣一人之私願。實天下之所望也。

第八

右臣近嘗以歐陽棐入館未及一月。復除職方員外郎。質之輿議。皆謂僥倖太甚。遂具論列。乞行追寢。今已半月。未覩施行。臣聞棐亦以恩命頻數。人言藉藉。居不自安。露章遜避。而近日傳聞已降指揮。不許辭免。若果出於陛下之意。邪臣猶當援引義理。反復抗論。尤期開允。庶不曠職。若出於大臣之謀。邪則不過

巧進邪說。熒惑聖聰。阻遏言路。以快其私意而已。進言者必曰。棐嘗爲郎官矣。今復還之。未見其過。此則謬妄之甚也。且棐既任郎官。而朝廷無名除授館職。臣等論其不可。章五六上。是特用臣之言去過。復與一閑曹。則合公議矣。然而力執正論。必貼以職者。非館閣之清選。優異於郎官乎。又不卽時兼除省郎。而復命棐主判鼓院者。蓋郎官俸給優厚。資任自高。亦是進擢之路。故使棐去彼就此。不見其有太優之迹。足以解塞人言。及人言旣已沮止不行。而棐得就職。旬日之間。復有此除。是將朝廷爵祿之柄。僅同戲弄。使小人用機巧而取之。欺罔陛下。一至於此。臣前章以謂。棐名預五鬼。爲清議所惡者。非苟以流俗不根之語。妄加之也。方今士大夫。出入執政之門者。比比皆是。何嘗盡得鬼名。惟其陰邪潛伏。進不以道。故此五人。獨被惡聲。陛下試以今日棐事觀之。如王伯虎、鄧忠臣。孤寒之士。用韓川一言。則皆落職外補。棐則百日之內。三被恩命。雖臺諫交章。貌然不顧。自非大臣力主。而孫固、王存。以姻家之故。共爲營助。何以至此。古人以謂。去佞如拔山者。正謂此爾。然則名號著於前。而事實驗於後。雖欲以人言爲妄。不可蓋也。傳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又曰。欲人不知。莫若不爲。苟有其實。名必隨之。安可逃哉。今陛下富於春秋。太皇太后不出房闥。正是辨別邪正。謹守法度之日。而大臣好勝自任。不卹是非。使陛下納諫之美。漸減於初年。小人之道。寖長於今日。臣竊憂之。惟陛下力主正道。以折羣枉。罷棐新命。慰答僉言。使姦邪無幸進之階。威福免下移之患。非獨臣惓惓之誠。蓋天下之望於陛下者如此。伏乞聖慈少賜留聽。不勝幸甚。

右臣近以歐陽棐除職方員外郎不當臣兩曾奏論未蒙指揮而棐自以恩命頻數懼不敢當近聞已有朝廷指揮不許辭免臣竊謂朝廷除一郎官固若不害大體未足深議然縉紳之間皆謂出大臣之私意而有累陛下至公之政此臣所以不敢苟避衆怒而必欲伸天下之公論也臣竊計進言者必曰棐嘗爲郎官矣復以授之似不爲過此乃欺罔之甚臣請有以折之且棐昨任郎官而朝廷無名除授館職蓋以館職清選優異於郎官也然不即時兼除省郎而復命棐主判鼓院者豈非郎官俸給優厚資任自高亦是進擢之路故使棐去彼就此不見其太優之迹足以弭塞人言及臣等所論既已沮遏不行而棐得就職旬日之間復有此除是使小人用機巧以攘國家之名器此臣所以不敢不辨也進言者必又曰五鬼之號出於流俗不根之言何足爲據臣亦有以折之方今士大夫無不出入權勢之門何嘗盡得鬼名惟其陰邪潛伏進不以道故程頤、畢仲游、楊國寶、歐陽棐、孫朴、五人者獨被惡聲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蓋人之毀譽必皆以事驗之今衆議指目五人可謂毀矣然推考其迹則人言有不誣者臣請歷陳其說若程頤則先以罪去陛下所知孫朴則偶以妨礙未敢超擢外其畢仲游自監當又試中館職亟除河北提刑仲游以私計不便爲辭即授開封推官楊國寶自初改官知縣又堂除太常博士尋擢爲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未出京間又移陝西尚賴陛下聖明察其無名數遷職任遂令寢罷歐陽棐考功亡狀嘗致人言則隱而不問大臣一薦遂用爲著作郎臺諫交攻僅得追寢曾未旋踵直除校理入館未及一月又授職方三人者才學庸常性資狡獪惟是挾執政之勢所欲必獲朝遷莫徙

略無公道。上欺主聰。下拒人言。欲望士心厭服。衆無異論。何可得也。今二聖臨御。責在大臣。若差除未協公議。惟臺諫官得言之耳。今則專權好勝。一切不畏人言。故臣論一歐陽棐。前後兩事。奏凡七章。而訖不施行。致陛下諫諍之路漸衰。小人之道寖長。臣雖愚暗。深以爲憂。伏望聖慈。杜姦邪幸進之門。念威福下移之患。特出睿斷。寢罷誤恩。力主正道。以折羣枉。天下幸甚。

盡言集卷二

論御史言黃庭堅事乞行辨正

右臣近聞朝廷除黃庭堅爲著作郎繼有臣僚言其缺行尋降指揮已令追寢然臣復聞御史趙挺之疏其惡以謂先帝遏密之初庭堅在德州外邑恣行淫穢無所顧憚竊謂挺之嘗在本州守官耳目相接不應妄謬審如其言則閭巷小人有所不忍而庭堅爲之自若虧損名教絕滅人理豈可尚居華貴汚辱簪紳伏望陛下以挺之所奏付外公行庶使是非明辨衆聽不惑

再奏

右臣近聞臺諫官奏彈著作郎黃庭堅在吉州太和及德州外鎮皆有淫穢之行而德州之事仍在神宗皇帝遏密之初臣亦繼嘗論奏乞以言者章疏付外施行今已多日未覩指揮臣竊謂庭堅所犯若果得其實則名教之所深疾人倫之所不齒豈宜尚居清要汚辱縉紳若或無有而不加考質則庭堅虛蒙惡聲將遂沉廢是非交錯有害政體伏望陛下特降睿旨以臺諫官所言庭堅事狀委逐路監司依公體量以聞庶使枉直昭晰中外厭服

論韓玠差除不當

右臣伏見朝廷近除韓玠充利州路轉運判官按玠元豐中已嘗奉使蜀道推行市易之法過爲苛急以

希進用。至使縣官躬執升斗。求免陵辱。陛下踐阼之初。崇尚寬大。玠爲言者彈其慘刻。朝廷尚以爲疑。遂委別司體量。是時玠之叔祖縝。方爲宰相。而提點刑獄郭槩。畏避權勢。不以實奏。陛下責其觀望。先行降黜。其後提舉官例各省罷。而韓維繼爲執政。玠之所犯。遂不窮治。乃依無過人平除河南通判。其誥詞責之曰。西南之政。俾民驚擾。當時議者。已謂罰不當罪。今來遽復職司。何所懲戒。況兩川之人。皆陛下之赤子。玠之暴政。已爲一路之害。移之隣部。何以副聖朝仁愛遠民之意。伏乞陛下收其新命。以允公議。

第二

右臣近嘗論列韓玠。除利州路轉運判官不當。乞行追寢。至今未奉指揮。按韓玠向任成都路提舉官。推行市易之法。過爲苛急。一路之吏民。幾不聊生。言者交攻。詔令可驗。提點刑獄郭槩。畏宰相韓縝之勢。體量不實。陛下責其觀望。先行降黜。其後提舉官悉皆省罷。而韓維相繼執政。巧爲庇覆。得不窮治。遂依無過人例。止除河南通判。當時士論。固已不平。今來遽復職司。仍舊隣部。玠之虐政。道路流聞。人知復來。孰不憂畏。臣聞兩川之俗。易動難安。朝廷擇使。宜先謹厚知治體之士。而玠刻薄急進。見於已試。固當懲沮。以抑躁暴。庶幾異日或可再用。而薄責未久。收委使節。質之公議。僉謂不可。況與玠同時省罷提舉官之無過犯者。今爲通判。往往未復差遣。玠實有罪。獨被遷擢。輕重倒置。尤非公道。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事理。特降指揮。罷玠新命。以稱陛下仁愛遠民之意。

右臣近以韓玠除利州路轉運判官不當兩具論列未蒙施行□□□□□固不足煩天聽然而苛虐暴急見於已試同時省罷無過之人今爲通判往往未復差遣玠實有罪苟免竄黜河南未久遽還使節輕重倒置有害政體故敢奏陳乞罷新命繼聞臺臣亦有章疏而朝廷沮遏公議不爲追寢臣固疑之詢諸縉紳果有異論皆謂執政之間有玠姻家陰爲之地是以臺諫之奏抑而不行信如此言公道安在況近者三省奏擬高士英爲權工部員外郎竊聞獨出睿斷以謂終是撓法遂行追改中外無不傳誦聖德心悅誠服今執政大臣凡是姻戚之家即不避嫌疑更相汲引及言事官明據罪狀論列即不卹義理極力主張甚非所以稱陛下至公擇人之意也伏望聖慈詳覽臣兩奏事理特降指揮罷玠新命以抑僥倖

乞罷近臣列薦事

右臣伏見朝廷立法內外臣僚保薦之員歲有定數而兩制侍從以上又得用十科之目使之引類其於求才之道固已備矣乃自近歲以來漸開巧進之路屢見近臣連名薦士臣聞名器爵祿人之所趨使之積勤而後遷則衆各知難而守分今若多爲捷徑使之躁求人懷覬覦何所不至而況被舉之士未必皆賢朝廷不復銓量往往即加擢任遽離常調遂得美官後進小生不安義命奔競相效無復廉恥非有懲革將敗風俗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除依法舉官之外不許近臣列薦所貴少抑僥倖之徒上裨忠厚之化

論諸路監司乞著考課之法

臣伏覩先王之治。在於官率其屬。使上下足以相維。內外足以相制。故人各任責。而無苟簡之患。吏不數易。而見誅賞之實。此堯舜三代之所共由。而不可廢者也。今親民之任。在郡縣。朝廷既爲之置守令矣。衆守令而無統率。則民或受其弊。又爲之設監司矣。監司之官。坐制一道。多者至三十餘州。少者亦不減十餘郡。然其所以開道風化。振舉紀綱。舒慘百城。廢置羣吏。調發兵食。均節財賦。朝廷一聽其所爲。可謂任之重矣。既付之以如此之權。而無法以糾其謬。豈非責小官者爲太密。而馭大吏者爲太略乎。臣聞祖宗之朝。所以擇監司之意甚愼。而考績之制甚詳。近世因循。寖以不講。授任之際。未嘗察其行實。遂容非才冒處其間。既將使指。鮮能稱職。或出於私喜。而褒薦過其情。或發於暴怒。而誣捃非其罪。或優游苟且。計日待遷。或承望風指。以非爲是。急功利者。有至於妄作。務寬大者。有至於容姦。不惟無補於朝廷。抑亦有害於政事。臣嘗攷唐六典。監察御史之職。掌分察百僚。巡按郡縣。每詣十道。則選判官二人。以爲之佐。是御史非特糾尚書六司之過失。而亦按治外路也。臣愚欲望聖慈。詔執政。如諸路監司闕官。並以兩制等所舉本科之人。更加掄擇。須協公議。方可除用。若未滿任。不許遷易。講求祖宗課責轉運使副之詔。著爲定法。然後以天下諸路分隸六察。間遣巡行。按其功罪。若治行尤異。則元舉之官。宜推進賢之賞。職業亡狀者。必行謬舉之罰。庶幾吏久其任。不敢偸墮。上下交儆。百職修舉。取進止。

論賞撲坊場明狀添錢之弊

一檢准元祐元年六月七日敕節文。臣僚上言。乞罷實封投狀之法。奉聖旨。令韓維等相度聞奏。今相度

罷實封投狀。將前界買撲名錢數。委本州看詳。若累界有增無減。卽取累界中次高一界爲額。如增虧不常者。卽取酌中一界爲額。前後拖欠數多。及累限無人陳狀。雖有人承買。比最高價虧及五分已上者。縣相度減定。保明申州。州委官體量保明。申轉運司。轉運司體量得實。依所減定施行訖。保明申省。如界滿前一年。見買撲人不拖欠。卽先限一月。取問願與不願。接續承買。如不願。卽出榜限一季內。許人投狀。仍坐家業抵當數目承買。兩人已上。給家業抵當最多之人。其所通抵產。不得出鄰州之外。限滿無人投狀。再限兩月。依上法。餘並依舊條。三省同奉聖旨依。

一檢准元祐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敕。節文。戶部狀。看詳買撲場務。巧弊百端。若祇以酌中定額。卽沽賣與盛之處。過贏厚利。並不增長價錢。偶値界滿。未有人承買。卻便節次裁減官錢。深慮寖久。大段虧減歲入。若許人明狀。添錢承買。人戶自然酌度合直價錢投狀。若數人下狀價同。並擇抵當最多人給付。卽其弊自革。本部今修立到條。仍乞先次施行。奉聖旨依。

一承買場務。三年爲界。於界滿前一年。本州錄合用條。及一界額錢。榜要會處。限六十日。召人於額錢上添錢承買。仍具抵當家業物數所直。見在地望。召主戶一名委保。不是假名。同詣州投狀。限滿取著價最高錢數。再榜限三十日。召人添價。候滿限三十日。先取問見承買人。如無拖欠官錢。聽依所添價。接續別立界承買。不願或有拖欠。卽勘會差價最高人戶名。及抵當所在。詣實檢估。出帖給付。若二人已上價同。並擇己業抵當最多之人。依所著價給賣。限外卽不得增價爭買。無人投狀。再限六十日。依上

法.每經限滿.又無人投狀者准此.

右謹如前臣看詳買撲場務.其弊莫大於實封投狀.蓋無知之民.利於苟得.競立高價.務相傾奪.止快目前之欲.不爲後日之計.然而一界之內.豐凶不常.或遇水旱之災.卽有敗闕之弊.往往破家竭產.不償逋欠.身陷刑禁.家族流散.至於抵當之物.亦多假於親知.因緣同保.淪胥失業.若此之類.不可勝數.朝廷比用言者之奏.遂罷實封之法.參酌中道.立爲定額.不使愚民貪得忘患.而又兩人已上下狀.爲給已業抵當最多之人.蓋因其有自愛之心.必能爲防患之慮.委之場務.可無他虞.卽民省刑.德澤深厚.公私之利.莫大於此.行之二年.幸已就緒.而今歲九月二十九日.用戶部申請.遽然變法.臣詳觀戶部狀稱.若祇以酌中定額.卽沽賣興盛之處.過贏厚利.此乃聚斂誅剝.損下害民之論.非聖朝之所宜行也.且實封投狀.雖非善法.然所添之直.人不相知.惟至限滿啓封.方見合給之主.今則明書錢數.衆各見聞.又擇價高之人.便行給付.民旣貪得.無有遠圖.並驅爭先.更進迭長.惟恐失之.豈念後患.臣竊謂坊場河渡之類.旣許民間承買.輸納官課之外.必有所得.乃可爲生.今若復開爭端.明狀添價.人知無益.誰肯徒勞.惟是貧迫之人.苟求僥倖.一遭凶歲.鮮不破家.償納不克.殃及同保.則明狀之害.有甚於實封者矣.臣昨於守職之日.首論命令數易之弊.今前詔方下.普天受賜.遽徇邪說.輕廢成法.使朝廷救弊之仁.未及周浹.而細民失職之害.旋踵復生.臣雖至愚.竊爲陛下惜之.況國家賦役之政.總於地官.方二聖敦尙寬大.仁民愛物.宜得疏通知治體之士.以司大計.而右曹官吏.不能推廣上德.惟欲盡民之利.州縣監司.畏省部之勢.無

敢指言其非者。因循日久。上下相蒙。妄更法度。民受其弊。甚非所以稱陛下仁愛元元之意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曉天下承買場務。並用元祐元年六月七日之法。所有今年九月二十九日指揮。欲乞更不施行。所貴民被仁政。不至失業。

論韓宗古差除不當

右臣伏見朝廷除韓宗古知潞州。仍貼集賢校理。考之公論。皆謂未安。臣聞先帝初更官制。以著作校書郎正字。隸秘書省。爲職事官。前日帶校理校勘之類。並轉一資。悉令解罷。宗古舊爲校理。已依上件條制。轉官納職。今日復有此授。顯屬無名。若爲潞州藩鎭。欲示優崇。則陝州地望尤高。所宜加禮。兼陳侗亦是曾轉官罷館職之人。向者移陝。未嘗復職。事體均一。予奪頓殊。欲望僉議允諧。不可得也。況王孝先已改濮州。則宗古自合仍舊。伏乞追還前命。以正國體。

論何洵直差除不當與吳安持同奏

右臣等風聞。司勳員外郎何洵直。除祕閣校理祕書郎。竊以官制初行。舊帶職名者。並爲虛誤。朝廷許納職以換一官。是時如何洵直。因納職特轉官者。固非一人。而所謂祕書省職事官者。尤爲愼選。自陛下初復館職。皆用大臣薦舉。或揚歷著勞。許帶此職。未有既納職改官。而無故再得職名者。又祕書郎自官制以來。非文行素著。未嘗輕授。今來除洵直校理及祕書郎。在洵直有不當得者二。蓋已經納職轉官。而復還舊職。於法不當得也。雖曾中高科。而行義不爲賢士大夫所與。於公議又不當得也。有二不當得。而朝

廷以天下之精選。併與此人。其可安乎。臣等蒙陛下擢置言路。固知今日所患者。人材爲乏。是以常願陛下推廣聰明。搜訪賢能。臣亦未嘗敢輕議人物。如今日洵直所除。於法有礙。於公議未允。伏望聖慈。特賜寢罷。令洵直且依舊作郎官。使天下曉然。知名器不可以假人。豈勝幸甚。

貼黃

臣等切見韓宗古。昨除知潞州。復與舊職。是時臣安世。已曾極論。於法不當。得朝廷之命。遂寢。今來洵直。與韓宗古事體相類。伏乞照會。

再奏

右臣近嘗論列何洵直。差除不當。未聞指揮施行。竊謂朝廷一日命二人館職。臣所以舍黃景而論洵直。非敢有好惡之私也。特以先帝初改官制。洵直已依新命。賞轉一官。解罷校理。今日不因課最。復貼職名。與黃景纔初入館。事體不類。而又密迩明堂。使得仁予重疊僥倖。頗招物論。況韓宗古亦係轉官罷職之人。昨移潞州。嘗令復職。因臣論奏。尋以報罷。今除洵直。無異宗古。臣若不畏公議。自持兩端。非徒愧心。實恐亂法。伏望陛下愼重名器。追寢誤恩。庶使清朝。無有幸位。

論開封官吏妄奏獄空冒賞事

右臣伏見御史臺舉劾開封官吏。將大辟罪人寄廂。妄奏獄空。致朝廷誤推賞典。如聞已降指揮。錢勰止令贖銅。出知越州。林邵、范子諒。並與小郡。其餘官吏。特免改正。雖門下省嘗具封還。續准朝旨。惟展磨勘。

此乃陛下至仁至厚。不欲窮治而總等所犯情實欺君。考之公論。皆謂責之太薄而名且不正。事關國體。須至論列。臣聞人主所以鼓動天下。制馭臣民之柄。莫大於賞罰。使賞必及於有功。罰必加於有罪。則四海之內。竦然向風。而無不心服者矣。惟其無功者虛受。有罪者幸免。遂容僭濫。而其弊將至於無所勸懲。然則爲天下者。安可不以至公而愼用之乎。今開封官吏。以大辟之囚。權令寄廂。敢肆誕謾。謂無一人之獄。朝廷信用其奏。亟推厚賞。進官錫服。幾二十人。下至肯史。亦霑恩賜。播傳天下。書之史册。何可掩也。繼而臺臣抗章彈其繆妄。陛下付之執政。按見實迹。縱不欲論以全罪。猶當奪其誤賞之官。少爲天下誡罔之戒。而乃一切仍舊。復得名藩。使總善者。不過如此。今實有罪。何以示懲。陛下若明正刑典。則虛僞之迹。固在總等。苟謂已行之命。憚於追改。則好名之謗。遂歸朝廷。傳之後世。實累聖德。伏望陛下。特徇公議。追繳誤賞之官。黜之小郡。其餘官吏。亦令改正。使天下知公朝之名器。不可幸以得。非惟塞小人奔競之路。亦助成陛下無私之政。所以詳論之者。蓋欲救正國家之大體。非特區區爲一錢總而發也。伏惟留神省察。早降指揮。

論李察知濟州不當

右臣竊聞。近日堂除朝奉郎李察知濟州。考之公議。皆謂不可。蓋以察頃在京東。嘗總漕計。專務掊克。希望進門。及移陝西。吳居厚實繼其事。凡所規畫。多察始謀。洎聞居厚擢爲待制。數對賓佐。自矜其能。以謂用我計策。遂有成效。彼蒙恩命。己獨不賞。扼腕憤怒。形於辭色。陛下卽政之初。以居厚刻剝太甚。特行竄

責。察遂杜口。不復論功。究其本末。乃陰險禍賊。姦邪趨利。縉紳之間。鮮有倫比。昨以憂制去官。未卽顯黜。中外之人。指爲幸免。今朝廷敦尙仁厚。進登賢能。苟容刻薄之徒。尙竊民社之寄。非所以明好惡於天下。表勸沮於公朝。伏望聖慈。特留宸慮。縱未能投於荒裔。豈復可委以麾符。宜徇僉言。重行降黜。庶使聚斂酷暴之吏。有所戒懼。

奏乞發遣趙令耦對獄事

右臣近聞皇城使令耦。任杭州都監日。姦贓狼籍。深爲民害。比緣臣僚上言。疏其醜惡。旣而朝旨下本路。體量悉得其實。遂起制獄推劾。本處差人計會開封府。攝令耦參對。尋委職員。託以他事。召至府門。而令耦探知是杭州令來追攝。倉皇鞭馬奔還居第。閉關不出。人莫得見。繼令其母進狀。稱疾不能就道。臣聞令耦以宗室子。出補外官。而恃勢貪暴。恣爲不法。今杭州見勾干照人已不少。待令耦至。方能勘結。豈容託病端坐於家。伏望聖慈。詳此事理。速降指揮。下開封府。差人押送前去。非惟暴伏之中。不至留獄。又正其罪。以謝遠民。使天下之人。知陛下之無所私。而淸朝之不可紿。實爲幸甚。

論高士英差除不當

右臣伏見。近除太僕寺丞高士英。爲工部員外郎。臣以不知士英歷任次第。不敢妄論。繼聞御史臺列奏稱。勘會到資序有違新制。復降指揮。令添權字。深惟義理。有所未安。輒具開陳。庶裨聖德之萬一。臣伏覩陛下聽政以來。未嘗少以名器私於外家。此固天下之人。所共稱頌。今士英除命。必恐止是執政揣材進

擬。本非陛下之意。況寺監丞之出例爲監司。以士英久佐太僕。除一郎官。固不爲過。然朝廷今年六月二十八日新立法制。須得第二任通判。或雖初任而實歷外任親民二十年之人。方得用爲員外郎及開封推官。蓋是三省進擬之際失於檢勘。遂致差誤。今乃重廢已行之命而創添權字。則是執政依違遷就。因人變法。恐非所以成陛下無私之政。臣竊惜之。伏望聖慈特降中旨。別授士英一職。合入差遣。示天下以至公之道。豈勝幸甚。

盡言集卷三

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

右臣今月初八日。延和殿嘗奏。胡宗愈新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陛下仁德天覆。重廢已行之命。尚欲遷延。徐觀所爲。仰承聖諭。固當遵奉。退而熟慮。終有未安。是以不避嚴誅。再瀆天聽。伏惟陛下留神省覽。臣聞執政之任。天下極選。惟是當世之賢傑。乃可不次而登用。至於德行不足以出羣臣之右。才智不足以服多士之心。則必假之以歲月。進之以階漸。非惟養其聞望。亦所以抑僥倖而止奔競也。臣伏見宗愈頃在先朝。粗能修飭。陛下踐阼之始。首加任使。再期之內。致位中司。然而性本姦回。才識暗陋。自居風憲。尤務迎合。既不聞有所啓沃。進賢退姦。亦未嘗有所建明。興利除害。朋邪罔上。中外側目。忽聞制命。擢居丞轄。輿議喧然。莫不驚駭。臣竊謂人君命令。雖在必行。苟處之得其理。則執之不可變。惟其不合衆望。違咈人情。關天下之盛衰。繫朝廷之輕重。所宜擇善何憚改爲。而況輔弼之臣。與國同體。豈容姦佞雜處其間。臣於宗愈。固無一日之雅。亦無纖芥之怨。惟是公論。有所未安。是以前日賜對。罄盡悃愊。而拳拳之忠。不能自已。故復論列。以報陛下用臣之意。伏望聖慈更加詢考。若臣言不謬。則乞收還宗愈新命。授以外官。庶使邪正有辨。不失天下忠賢之望。

第二

右臣前月中嘗具奏陳胡宗愈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伏乞更加考察特行罷免今已踰月未覩施行臣雖甚愚豈不知違咈聖意彈擊大臣力薄言輕難免罪戾然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備言路今識者喧然以爲姦邪而臣鉗默依違不告陛下雖苟免一時忤旨之誅而天下將責臣以失職之罪臣亦何敢爲自安之計而負陛下圖任之意哉臣聞自昔臺諫之論常以天下公議爲主因公議之所是而後與之因公議之所非而後擊之人君所以垂衣高拱不出戶庭而周知天下之情可否予奪必合義理以辨邪正以決疑似如權衡之不可欺以重輕規矩之不可誣以方圓者用此道也臣考之輿論皆謂宗愈才識淺近趣向反覆貪得患失背公徇私不敢悉數其詳以瀆天聽猶可粗陳其略冀寤宸衷一言涉欺不敢逃死按宗愈起於貴閥偶中高科數年之間漸階顯列昔事先帝頗有可稱及陛下即政之初首加進用再期之內遂至中司未聞深慮遠圖報朝廷之厚德惟以巧言邪說爲進身之私謀如永興軍路提刑馮如晦欲令舊不充役貧下之人出錢以助合役之上戶不量緩急閑劇色役一例雇募游手充代其議論乖繆最害役法如聞蘇轍頗主其言亟爲公移欲頒諸路戶部尚書李常曾不講究遽令施行而員外郎劉昱乃能力辨是非不爲抑檢議既難合事亦中輟縉紳傳播莫不嘉昱能守其職而宗愈因上雇募衙前之論遂詆劉昱以謂戶部郎官有近來參詳立法之人護短遂非不肯公心舍己從長以救鄉戶之患意在附會不顧義理其罪一也按宗愈實娶丁氏今禮部員外郎丁隲乃其妻族宗愈既備從官未見引天下之賢而首薦私親乞不次擢用古之人固有內舉者矣然必以誠告其君曰臣之子也今宗愈特薦丁隲而

不以實奏。幸朝廷之不察。以盜寵祿。而歸惠於己。其罪二也。方陛下嗣位。太皇太后同覽庶政。而蘇軾撰試館職策題。乃引王莽依附元后取漢室之事。以爲問目。士大夫皆謂非所宜言。臺諫官數當論奏。而宗愈不惟無所彈劾。反又勸止同列。不令上疏。其罪三也。李愼由乃文彥博之孫壻。方營在京差遣。而宗愈遽薦爲本臺主簿。偶以礙格。遂聞報罷。苟徇權貴。不恤人言。其罪四也。昔熙甯中。嘗知諫院。神宗皇帝深知其姦。乃手詔中書曰。宗愈自領言職。未嘗存心朝廷治道。凡進對論事。必潛伏姦意。含其事情。旁爲邪說。以私託公。坐是落職。與通判差遣。御批具在。天下共知。臣竊謂熙甯政事。與今雖異。而宗愈觀望迎合之迹固同。陛下用此數者。平心正慮。而察其本末。則姦回罔上。徇私趨利之實。灼然可見。誠不足以當大臣之任。重朝廷之勢。伏望聖慈察臣惓惓之忠。審爲天下之計。萬機之暇。詳覽瞽言。若臣所論。皆有按據。不至繆盭。卽乞特出聖斷。付外施行。

第三

右臣近以胡宗愈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臣於延和殿賜對之日。已嘗面奏。繼又兩具姦慝條列以聞。臣之所言。莫非實狀。累瀆天聽。涉歷兩月。竊惟宗愈之罪惡。固不能逃於聖鑒。而陛下體貌大臣。務全進退之禮。是以特降答詔。俾安厥位。宗愈承命遽出。無復遜避。縉紳傳播。莫不駭笑。臣伏觀自昔執政之臣。或爲言者所擊。率皆歸第。闔門待罪。雖朝廷遣使宣召。往往遵君命暫至官省。不敢治事。亟復歸家。原其處心。固非畏縮。實以輔弼之任。與國同體。舉措出處。天下具瞻。苟有過尤。挂於清議。自當上還印綬。退避賢

路。豈俟斥逐。方爲去計。蓋待之之禮既厚。則責之之意愈深。此所以君臣之間。禮體兩得。而廉恥之風。足以矯厲天下者也。賈誼有言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臣竊觀陛下之所以待宗愈。可謂盡廉恥禮義之道矣。按宗愈之所以報陛下。則非惟不以節行。而又貪墨急進。違棄義理。明知臺諫皆有彈劾。而尙起視事。一如平日。近世以來。公卿大臣。操行汚下。毀滅廉恥。未有若此之甚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陛下察宗愈之行義如此。苟充其無恥之心。則姦邪趨利。何所不爲。尙安足以輔佐人主。參斷國論。委之以綱轄寘之於廟堂乎。又聞御史中丞孫覺。乃宗愈之故舊。見其改節。今已彈奏。監察御史趙挺之、楊康國。皆宗愈之所薦。二人者。雖顧惜小節。未見明言其罪。而風聞各有章疏。申救王覿。臣竊謂是非之理。固不兩立。苟知此之爲直。則曲之在彼。不辨而自見。今上則朝廷士大夫之論。莫不鄙惡宗愈。下至閭閻一介之賤。苟或詢之。無有心悅而誠服者。蓋天下之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神。以此卜之。可知公論之不與矣。伏望陛下考合僉言。明辨邪正。罷免宗愈。斷之不疑。實天下之幸。

第四

右臣昨自四月後來。三次論奏。胡宗愈操行汚下。毀滅廉恥。貪得患失。背公徇私。誠不足以輔佐人主。參預國論。欲乞出自聖斷。特行罷免。今已兩月。未蒙指揮。臣風聞宗愈。任御史中丞稅周氏之第以居。每月就直一十八千。自去年七月二十一日後。至今年二月終。止償兩月之直。其業主三班奉職周知哲。累次

令人乞請餘緡。而宗愈每加詈辱。並不支給。遂於三月一日。經官申訴。乞差人追索。及發遣起離。開封官吏。畏避權勢。不爲依公施行。而遽寢其事。中外傳播。實駭耳目。臣聞中丞之任。紀綱所繫。檢察非違。糾正百辟。官之雄峻。莫與爲比。宗愈既長憲臺。不能正身以率下。而恃權貪利。罔顧義理。傲人之居。不給其直。行已無恥。辱國已甚。況宗愈更踐華要。月俸至優。近常奉使大遼。又經押賜親王禮物。所獲甚厚。加之鄉里有高貲之名。固非不足於財。乃敢挾風憲之威。肆貪鄙之行。輦轂之下。暴橫自若。將何以表率在位。風化四方。此而可舍。國法廢矣。伏望陛下。特降睿旨。以周知哲所陳文狀。付法司推究。明正典刑。其開封官吏。挾情違法之罪。亦乞特賜指揮施行。

第五

右臣近聞胡宗愈任御史中丞日。稅周氏之第以居。自去年七月後來。至今年二月終。止償兩月之直。其業主屢請餘緡。而宗愈每加詈辱。並不支給。以致周知哲經官論訟。臣竊謂中丞之任。紀綱所繫。今宗愈恃風憲之威。肆貪鄙之行。輦轂之下。暴橫自若。將何以表率在位。風化四方。遂具論奏。乞以周知哲所陳文狀。付所司推究。其開封官吏。受知哲之訴。而畏避權勢。不治其事。挾情違法之罪。亦乞施行。今已累日。未聞指揮。臣蒙陛下拔於稠人之中。而付以耳目之任。夙夕思念。未能上報聖恩之萬一。而輔弼之間。乃有貪濁暴戾。毀滅廉恥之人。黷犯朝綱。玷辱國體。臣雖愚陋。實深恥之。所以不避忤旨之誅。而累煩天聽也。且宗愈起於冗散。不三年而至執政。陛下之所以待宗愈。可謂厚矣。然自爲中司。風節掃地。貪得患失。

背公向私。朋邪罔上。中外側目。今又儆人之居。不給其直。乃致三班使臣。投牒起遣。操行汚下。爲人鄙厭。一至於此。陛下雖務包容。未加按治。其如朝廷何。其如天下何。臣忝列諫垣。苟不能以公議上達聖聰。則雖萬死。猶不足以塞責。深慮同列大臣。惡傷其類。巧爲邪說。陰欲援救。則長姦養惡。異日將有滋蔓難圖之悔。伏望陛下。斷自宸衷。早出臣章。付外施行。不勝至願。

第六

右臣伏自四月後來。累曾論奏。胡宗愈罪惡之狀。誠不足以當輔弼之任。乞行罷免。前月中又聞宗愈爲御史中丞日。稅人之居。不給其直。以致三班使臣。經官論訴。乞令起遣。而開封官吏。畏避權勢。不爲依公施行。臣兩嘗奏請。乞治其罪。尋御史臺亦以彈劾。逮今多日。未蒙指揮。中間伏遇荊王奄忽薨謝。仰慮聖慈方深哀念。是以不敢繼進章疏。重煩天聽。徬徨跼蹐。今復半月。竊惟陛下聖明之性。洞照物理。必能抑割無益之悲。上爲宗社長久之計。臣是敢再申前論。以冀開允。惟陛下察焉。臣聞天下之治亂在朝廷。朝廷之輕重在執政。論執政才否而進退之者。人主之職也。使廟堂之上。皆得當時之賢。而都俞戒敕。以圖天下之治。則善日進。而君子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爲泰也。使公卿輔相非其人。而姦邪朋黨。更相比周。以蔽人君之聰明。則惡日滋。而小人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爲否也。自古雖至聖之君。不能無惡人立朝。堯之四凶是已。雖甚衰之世。未嘗無君子在位。商之三仁是已。聖人之興。賢者衆多。則惡人不能勝其善。故雖有四凶。而或竄或殛。卒無幸免。暴君在上。讒諂並進。則善人不能勝其惡。故雖有三仁。而或去或死。終莫

能用此乃治亂盛衰之機。不可不察也。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太皇太后陛下。不出房闥。政事之柄方在大臣。所宜愼擇天下之賢。以重天下之勢。而忽聞誤恩。擢用宗愈。除目初傳。中外駭異。議者以謂陛下臨御之初。首能用司馬光於閑退之中。而授以柄任。天下欣然咸若更生者。以其合四海之素望也。今宗愈自爲侍從。旋長憲臺。不能進賢退姦。興利除害。而怙勢作威。貪黷徇私。公犯義分。毀滅廉恥。固當竄黜。以儆官邪。而遽此升遷。使備丞轄。忠臣義士。無不失望。臣所以屢冒嚴誅。力陳公議。而章皆留中。累月不下。邪正並立。枉直兩存。雖陛下務全大體。欲保初終。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臣恐未能至於盡善也。故事執政被劾。例須居家待罪。今御史臺以宗愈不償房緡。公事方申三省。而宗愈氣象軒驁。若無所睹。陵蔑風憲。不畏人言。近世大臣貪冒無恥。未見如此之甚者。臣聞閭閻鄙夫。臺省老吏。見其舉措。猶能竊笑。況天下有識之士哉。臣恐姦邪得志。忠賢解體。隳紊綱紀。汚辱朝廷。累陛下知人之明。犯大雅鮮終之戒。臣愚暗不勝憤懣。伏望聖慈。特垂省察。早以臣前後章奏。付外施行。

第七

右臣伏見御史臺。彈奏尚書右丞胡宗愈。任中丞日。不償房緡。及開封官吏。受周知哲之訴。而挾情違法。不治其事。臣亦嘗與左司諫韓川。累具論列。乞正其罪。而章皆留中。未蒙付外。中間御史臺又申三省。催促前奏。比聞已得指揮。更不施行。臣竊謂陛下優容執政。務全大體。則可矣。要之以天下公議。而爲朝廷之遠慮。則非也。臣職在諫列。義難緘默。輒冒誅譴。再伸前論。惟陛下察焉。臣聞御史之任。紀綱所繫。而中

丞者。又爲肅政之長。固宜正身率下。以厲風俗。而宗愈貪冒不法。以至興訟。姦邪之人。方爲之游說曰。此非大惡。何足以罷執政。是乃朋黨之論。不可不察也。今上自公卿。下至匹夫。粗能以廉節自好者。豈肯稅人之居。不給其直。況宗愈身備從官。職任憲長。而貪鄙之行。過於閭巷之小人。玷辱國體。無大於此。錢勰之在開封。常以不畏強禦爲己任。及周知哲陳訴。則抑而不行。苟非憚宗愈之權勢。忽知哲之柔弱。豈容滅裂如此之甚。臣竊謂以常人觀之。則未至大惡。以禮義廉恥而責大臣。則宗愈之貪濁。錢勰之徇私。何可逃於吏議。臣既在言路。目覩大臣之不法。而不加彈劾。則是曠職以負陛下。今宗愈所犯事狀明著。臺諫交章。置而不問。若臣等所言出於誣捃。則宜竄黜以明宗愈之無罪。苟臣等所論。既有實迹。朝廷安可曲爲容貸。以沮天下之公議乎。國家設置御史六察。本以彈劾有罪。今御史舉職事而不得行。臣等各論列而不蒙聽。如此則諫官御史。遂可廢矣。諫官御史廢。則祖宗之法度。朝廷之綱紀。復何望哉。臣固知論斥大臣。非全身保祿之計。然自念孤遠小官。蒙陛下不次擢用。每思自竭。圖報萬分。豈謂廟堂之間。乃有如宗愈者。其姦佞無恥。朋邪罔上。臣前後章疏言之已詳。非特此不廉之一節而已也。況宗愈竊位以來。涉歷半歲。第聞昏繆無所建明。誠不足以當輔弼之任。重朝廷之勢。今則邪正並立。枉直兩存。臣恐忠良解體。天下失望。惟陛下留神省察。爲宗社之大計。罷免宗愈。按劾開封官吏。使法之所行。自貴者始。豈惟臣區區之望。實天下之幸也。

右臣伏自四月初胡宗愈除尚書右丞臣尋與左司諫韓川於延和殿賜對之日陛下詢問近日差除如何臣與韓川同共奏陳朝廷用人皆協輿望惟是胡宗愈公論以爲不當臣又條陳宗愈前後罪狀固已詳悉蒙陛下宣諭令且試其所爲臣尋復奏以謂朝廷設官從微至著自有等級要須歷試灼見其賢然後舉而加於衆人之上則人無異論宗愈頃在先朝實有可取但自爲中丞以後風譽頓減一向姦佞以希大用忽聞除目衆皆驚愕蓋執政之官陛下所與朝夕圖議天下之事若謀謨獻替動皆中理固爲盡善有一差失天下將有受其弊者以此論之執政豈是試人之地陛下雖以臣言爲然然重廢已行之命未賜俞允自後臣等累進章疏皆未覩指揮施行臣非不知進退大臣務全禮體而宗愈登用以來醜迹日著人言沸騰不可弭塞皆謂德性傾邪爲行險薄利口足以飾詐無恥足以爲惡臣請略舉其近事之顯著者而極論之惟陛下留神而詳覽焉臣聞御史之職號爲雄峻上自宰相下及百僚苟有非違皆得糾劾是以祖宗之制凡見任執政曾經薦舉之人皆不許用爲臺官蓋欲其彈擊之際無所顧避而得盡公議也且被舉之人猶不得任以御史況於姻戚而可爲之乎臣聞宗愈之姪女適呂公著之親孫昨除御史中丞乃是公著秉政之日自合援據故事以祈引避而宗愈苟悅權勢而無一語自陳罔上貪榮墮廢祖宗之法其事一也宗愈向緣蔡確引用爲都司郎官曾未席煖驟遷要近確與章惇後以罪黜今春遽用常例復其職名臺諫交章疏其巨惡遂得追寢而宗愈備位憲長了無一言陰結姦豪僥倖異日操心不忠阿私下比其事二也宗愈既備從官未嘗進賢以報國而首薦其妻族丁隲乞充臺省之選臣在

諫垣。與隨相接。觀其議論庸淺。無可稱者。而宗愈匿其私親。輒形公薦。幸朝廷之不察。以盜寵祿。而自爲恩惠。挾詐欺君。無所畏憚。其事三也。宗愈嘗薦布衣方坰。可應制科。臣聞坰素無士行。而進卷文理荒疎。最爲亡狀。宗愈權翰林學士日。適當詳定。曲欲成就。不復避嫌。妄以坰文置在第二。中書舍人劉敞等。不敢異論。但聞退有後言。輕忽同僚。徇私自任。其事四也。李愼由乃文彥博之孫壻。方干權貴。欲求在京差遣。而宗愈遽薦爲御史臺主簿。奏章再上。偶以礙格報罷。自來本臺辟舉。未有敢私執政之親者。而宗愈意在附會。墮紊臺綱。其事五也。陛下踐阼之初。太皇太后陛下。同聽朝政。而蘇軾撰試館職策題。乃引王莽依附元后。傾覆漢室之事。以爲問目。議者莫不罪軾非所宜言。臺諫官亦嘗論奏。而宗愈不惟無所彈劾。又止同列。使勿上疏。背公死黨。其事六也。宗愈稅周知哲之第。每月僦直一十八千。自去年七月後。至今年二月終。止償兩月之直。遂至本主經官陳訴。乞差人追索。及發遣起離。宗愈居風憲之長。素稱高貲。罔非不足於財。而稅人之居。不給其直。其挾勢貪黷。不脩廉節。其事七也。永興軍路提刑馮如晦。欲令舊不充役。貧下之家。出錢以助合役之上戶。不量緩急閑劇色役。一例雇募遊手充代。其論議乖繆。最害役法。而蘇轍頗主其言。亟爲公移。欲頒諸路。戶部尚書李常。曾不講究。遽欲行下。而員外郎劉昱。乃能力辨是非。不爲押檢。議既不合。事遂中輟。縉紳之間。莫不嘉昱能守其職。而宗愈因上雇募衙前之議。遂詆劉昱。以謂戶部郎官。自近來參詳立法之人。護短遂非。不肯公心舍己從長。以救鄉戶之患。意在阿黨。不顧義理。其事八也。臣伏覩治平以前。執政子弟。未嘗敢授在京華要之職。雖有合得陳乞差遣。亦止是數處

閑慢監當局務。惟自近歲以來。大臣營私害公。子弟親戚。布滿要津。與孤寒之士。馳騖爭進。而宗愈久爲執法。既不能糾劾開陳。及蒙大用。首擢其弟宗炎。爲開封推官。貪權赴勢。不卹人言。其事九也。宗愈姊妹三人。並適富民。皆以孀歸。宗愈數令析夫之產。既而誘說厥妹。陰取貲貨。遂作己戶。廣置田業。欺誑孤幼。終不償還。因致高貲。雄視閭里。殖利無親。其事十也。仁宗朝宰相富弼。方正謹厚。能守法度。而御史中丞韓絳言弼與張茂實。皆有異誣。韓琦當國。兩膺顧命。忠義亮直。聞於天下。而王陶奏其跋扈。士無賢愚。皆知決無是事。而二人者。不復自辨。卽日歸第。抗章待罪。蓋事之虛實。自有公議。而大臣之體。不得不然也。今宗愈以不償房緡事爲御史臺所劾。皆有實迹。而意氣軒騖。若無所睹。陵蔑風憲。不畏國法。近世公卿大臣毀滅廉恥。不知禮義。無甚於此。其事十一也。熙甯中方變法令。宗愈時爲諫官。不能別白是非。開悟明主。而觀望迎合。多持兩可之論。神宗皇帝深照其姦。乃手詔中書曰。宗愈自領言職。未嘗存心裨補朝廷治道。凡進對論事。必潛伏姦意。含其事情。旁爲邪說。以私託公。坐是落職。與外任差遣。臣竊謂先帝察見宗愈之本心。是以詔辭盡其情狀。乃今觀之。無不切中。其事十二也。臣之所陳。皆可覆驗。伏乞陛下出臣此章。宣示百官。若宗愈委無如此罪惡。則臣之所奏。是爲欺天。宜伏重誅。以戒誣罔。臣自齠舌。不敢有辭。若宗愈所爲。如臣之論。則是姦邪朋黨。貪鄙庸淺。豈可塵汚廊廟。與聞機政。臣竊計陛下所以依違不決者。得非謂人言其姦邪。而未嘗親見其實狀乎。夫小人之事君。豈肯自謂姦邪者哉。言必假公忠。行必託廉潔。多爲可信。以惑人主之聰明。及其歲月滋深。權勢在己。上下膠固。羽翼已成。於是肆志窮姦。靡所

不至。方此之時。雖欲除之。亦無及矣。唐德宗嘗曰。衆人皆知盧杞姦邪。朕何不知。李勉對曰。盧杞姦邪。天下皆知。獨陛下不知。此所以爲姦邪也。今之宗愈。何以異此。臣聞知人之道。自古爲難。方堯之時。四凶與衆賢雜處於朝。而終無累於堯之明者。蓋聞其才。則用之不敢遺。見其罪。則去之不敢庇。進退用舍。一本於至公。而無私於其間。此堯所以享無窮之名。而後世爲不可及也。願陛下以帝堯之去四凶爲法。以德宗之信盧杞爲戒。改過不吝。去邪勿疑。罷免宗愈。以慰天下忠臣義士之望。臣言雖拙直。義在愛君。惟陛下恕其狂愚。察其誠懇。早賜睿斷。不勝幸甚。

第九

右臣今月十二日。與左司諫韓川。於延和殿賜對。進呈劄子畢。遂論胡宗愈事。伏蒙宣諭。以謂進退大臣。須存體貌。有以見陛下優禮輔弼。愼重舉錯之意。臣雖愚暗。豈不體悉。然宗愈匿宰相之姻嫌。盜中司之要任。蒙蔽人主之聽。墮廢祖宗之法。陰結惇確之姦。僥倖異日。顯主軾轍之黨。公肆詆諆。未嘗振舉紀綱。但聞多所朋附。是以期月之內。致位丞弼。公議駭愕。罪狀日著。豈可塵汚廊廟。與聞機政。臣忝在諫列。目覩巨惡。安敢自曠職事。泯默不言。臣聞賈誼之論。以謂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又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朝廷之進用宗愈。臣等卽時論列。前後臺諫章疏。不可勝計。陛下一切抑而不出。優容於此。已踰半年。則陛下之所以待遇大臣。可謂隆厚矣。宗愈明知諫官之交章。日覩臺文之糾劾。

而偃然居位。如不聞知。則宗愈可謂不以節行報上。而頑頓無恥之甚者也。將何以副陛下體貌之意。慰四海具瞻之望哉。臣已於十三日奏疏。極言宗愈之罪狀。望聖慈以天下公議爲念。早出臣章。付外施行。

第十

右臣近嘗奏論胡宗愈。係呂公著之姻家。昨除御史中丞。乃是公著秉政之日。匿宰相之私親。廢祖宗之舊制。幷其餘背公徇私。毀滅廉恥。共十二事。皆有實狀。可以按覆。竊惟奏章已塵聖覽。夙夕延頸。以俟嚴誅。逮今半月。不聞威命。則是陛下既恕之矣。臣論斥執政之辜。雖已蒙釋。而宗愈欺君敗法之罪。尚未公行。枉直兩存。邪正莫辨。臣雖愚陋。豈敢苟避忤旨之譴。而不以天下之情。達於陛下乎。昔之聖人。深居九重。以謂竭其聰明。猶不足以盡天下之聞見。遂以耳目之任。付之臺諫之官。而臺諫之論。每以天下公議爲主。公議之所是。臺諫必是之。公議之所非。臺諫必非之。人君所以不出戶庭。而四海九州之遠。物無遁情者。用此道也。臣伏見陛下卽政之初。首召司馬光於閑退之中。授以柄任。天下臣民。識與不識。莫不鼓舞。以慶朝廷之得人。及宗愈初除尚書右丞。惟其朋黨之外。無一人以爲可者。臣與韓川。於四月初八日。延和殿首論其姦邪亡狀。不足以辱輔弼之任。其後孫覺爲御史中丞。與諫議大夫王覿繼言其事。侍御史盛陶亦累彈奏。而監察御史楊康國、趙挺之。皆宗愈薦舉之人。猶不免一言其罪。陛下以此觀之。亦可知公議之所惡矣。今人言雖多。而未聞朝廷施行者。豈陛下以謂既用宗愈。難以遽罷。是以排言者之論。而決欲主之乎。若然者。陛下睠待輔臣。始終之意則美矣。以聖人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論之。臣恐未

能盡善也。宗愈罪惡。臣前疏言之已詳。此不復論。而臣竊有惓惓之誠。以告陛下。自四月後來。臺諫官之言宗愈者。章累數十。陛下一切留中。無所可否。近日孫覺以病免。楊康國以執政瓜葛之戚移開封府推官。盛陶又乞李常避親。而韓川累求去職。趙挺之亦以親老。兩乞外補。蓋覺等見陛下力主宗愈。不敢極言。是以紛紛引避。務爲自全之計。臣起於小官。誤蒙擢任。非不知隨時附會。與衆浮沉。苟祿容身。足以無病。何獨自苦。力詆大姦。上瀆聖聰。下犯邪黨。蓋臣內顧譾薄。了無他長。報國之心。惟知直道。爲臣私計則拙。爲朝廷遠慮則忠。仰冀睿明。洞鑒誠懇。所有臣今月十三日言胡宗愈疏。伏乞早賜指揮。付外施行。

第十一

右臣昨於十月十三日上殿。奏陳胡宗愈。曖宰相之私親。盜司之要任。欺罔人主之聰。墮廢祖宗之法。加以徇私立黨。毀滅廉恥。誠不足以副陛下體貌之意。慰四海具瞻之望。自後繼進三疏。極言其罪。至今未蒙施行。臣雖至愚。不能窺測聖蘊。然竊嘗深慮。陛下所以力遏衆論。未賜施行者。豈非謂宗愈進用方踰半歲。今若遽罷。恐人譏議。以謂自信不篤。用人不終者乎。若清衷所存。萬一如此。臣竊以爲過矣。祖宗以來。登用大臣。何嘗不考合僉言。採察人望。苟衆心未服。公議不與。寧使詔令有反汗之嫌。不容小人乘君子之器。著之信史。可以稽考。至如神宗皇帝時。尚書左丞蒲宗孟。止坐公宇擅有脩完。爲御史中丞黃履所劾。亟令罷免。王安禮以閨門私故。爲侍御史張汝賢彈奏。尋亦去位。陛下踐阼之後。優禮輔弼。去年李清臣以不甚治事。爲御史中丞傅堯俞等一言。亦使外補。豈若宗愈。上則欺君亂法。下則背公成朋。不

恥不廉無禮無義置之廊廟實累聖明臣聞自古及今未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蓋甘言美辭足以感移人意小節僞行足以欺惑世俗及其得志苟患失之陰引姦邪廣布心腹根深蒂固牢莫可破則其爲國家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故陸贄之論以爲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伏望陛下曲回天聽詳覽罪言進有德以尊朝廷黜有罪以服天下早以臣等言宗愈事章疏付外施行不勝至願

第十二

右臣昨於十月十三日曾具奏陳胡宗愈罪狀十二事自後復進三疏委曲論列今已踰月未蒙施行臣之所言非敢揑撫皆有實狀可以按覆凡在廷之臣有一於此已可斥逐而宗愈積累巨惡至於十數言者交攻半年不止偃然居位略無畏心陵蔑風憲毀棄廉恥豈不負朝廷體貌之意累二聖知人之明臣伏見宗愈之除中丞在呂公著秉政之日雖是姻戚隱而不言外託用才之名中爲立黨之實使宗愈貪權懷惠不復糾繆繩愆以此營私何所不可蒙蔽人主之聽墮廢祖宗之法人臣之罪莫大於此今公卿士民盡知二人之罔欺而臺諫官多出公著之門終無一語敢及此事陛下試取衆人言宗愈之疏一一省閱則知臣今日所奏爲不妄矣公道陵替昔賢所憂豈謂聖朝目覩斯弊歲月浸久恐非國家之福臣所以夙夜憤懣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已也伏望陛下審察衆情詳觀事理若原心定罪則公著宗愈均是欺君宜正典刑以示中外或聖意未欲以一眚遽廢老臣即宗愈他罪尚多伏乞特行罷免以慰天下

忠臣義士之望.

盡言集卷四

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第十三

右臣自四月已後凡十二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至今未蒙付外施行臣夙夜思念不遑寧處竊謂祖宗以來臺諫官之論執政者多矣若果中其罪則大臣無不罷免或所言失實則臺諫官亦須降黜蓋進退之義不可不正是非之理不可不明未有君子小人幷容於朝廷者也宗愈以姦邪之才據綱紀之任欺君亂法背公成朋肆行貪婪毀棄廉恥臣等前後章奏至於數十陛下一切留中無所可否邪正並立枉直兩存上違累聖之舊章下失萬邦之屬望臣於此際何以爲心見惡不擊則非忠畏禍中輟則非義使邪黨漸登於要路大姦久處於廟堂寖生厲階禍及天下臣恐異時之公議追咎今日之言官雖伏重誅豈能塞責臣所以不避煩瀆之罪屢陳迫切之言伏望聖慈特垂省察若宗愈之罪惡既皆得實即乞早行罷免以慰中外之望若臣之所奏稍涉誣罔亦乞重行降黜以爲妄言之戒惟冀早施睿斷明示天下不勝幸甚

第十四

右臣自四月已後凡十三次論列胡宗愈罪惡乞行罷黜至今未蒙施行臣竊惟自昔臺諫官彈擊執政未見是非不決如此之久伏尋故事蓋嘗有留百官班廷諍及閤門待罪自求貶降之例臣所以包羞忍

恥。涉歷九月。而不敢輕爲去就者。誠欲廣陛下納諫之盛德。致賤臣愛君之孤忠。與其速去以潔身。不若盡言而報國。是以剖析義理。援引古今。凡可以上助聰明之萬一者。臣皆披瀝肝膽。而盡言之矣。陛下雖未加臣狂瞽之誅。而公議已及臣失職之罪。循省微陋。實不足以勝天下之責。恭惟祖宗以來。體貌輔弼。雖用舍之道。主於至公。而登拜罷免。亦有時會。今與龍之後。正當進退大臣之機。伏望特奮剛斷。早去宗愈。使中外知陛下聖德之日新。而朝廷君子之道長。非臣一人之幸。實天下之幸也。失今不圖。養虎遺患。則臣所謂留班廷諍。闔門待罪之下策。將不得已而爲之矣。惟冀聖慈審察公議。出臣前後章疏。付外施行。

第十五

右臣伏自四月已後。凡十四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至今未蒙付外施行。臣竊謂二聖臨御以來。勵精求治。遵守法度。曾無過舉。諍臣之職。足以優爲。惟是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實天下國家治亂之本。要在分別眞僞。判白忠邪。使上心明辨而無疑。則羣小不攻而自破。今之急務。獨此爲先。臣伏見宗愈。以姦回之資。挾宰相之親。援君亂法。盜取名器。更相朋比。無復畏憚。中外之論。皆謂宗愈之進。非陛下之本意。爲大臣之所誤。臣是以採摭衆議。稽參實迹。歷指宗愈之罪。凡十二事。皆有按據。昭如日星。雖陛下意在兼容。未加考驗。而微臣官有言責。豈敢遑寧。伏望聖慈特垂省察。若臣之所言。稍涉誣罔。則乞重行降黜。以戒虛妄。若察宗愈罪惡。如臣所奏。乞速賜罷免。以警姦慝。臣及宗愈。義難兩立。惟冀早行睿斷。以決是非。使

諫官職業。不自臣廢。豈勝幸甚。

第十六

右臣伏爲累曾奏疏。論列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奉指揮。竊惟二聖臨御以來。開廣言路。天下之情。幽遠必達。顧臣愚陋。獲塵諫列。實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豈不貪戀聖德。願效萬一。然而數月之間。止以宗愈一事。章十五上。未蒙聽納。夙夕憂懼。若在塗炭。豈臣精誠不至。無以感動天心。論議不切。莫能開悟聖意。何所言之久不效也。自昔臺諫官。論列執政。未嘗有兩全之理。今朝廷未加臣以妄言之誅。則是陛下粗以臣言爲信。而乃依違累月。未賜施行。縉紳之間。不知諫疏之留中。往往指目譏誚臣等以謂容身懼禍。墮廢職事。遂使小人久汚廊廟。公議若此。安可不畏。臣聞天下之理。惟是與非。爲人君者。固當正心誠意。以審其是而已。願陛下博考僉言。詳爲遠慮。以臣所言宗愈十二事。反覆紬繹。若非誣罔。卽乞罷宗愈以從人望。進有德以尊朝廷。或宸衷以爲不然。亦乞出臣章疏。明正其罪。使臣上不負陛下之拔擢。下不失諫官之職業。惓惓之忠。罄盡於此。

第十七

右臣自四月後來。凡十六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奉指揮。臣迫於公議。不敢中輟。頻煩天聽。宜被譴逐。陛下曲示兼容。未加竄斥。臣若知難而止。不復盡言。則上以結執政之驩。下以圖一身之利。何獨自苦。力犯大姦。臣雖甚愚。竊亦有說。輒傾丹懇。再冒聖聰。仰冀睿慈。留神聽納。臣聞聖人之治

天下。有禮義廉恥之教。有刑罰誅殛之威。禮義廉恥。所以待天下之君子。刑罰誅殛。所以待天下之小人。非聖人有厚薄之私。蓋禮義廉恥。由賢者出。則不得以治小人者待之也。伏惟陛下。恭己於巖廊之上。而賦政於萬里之外。所以朝夕圖議天下之事者。執政數人而已。若得當世之賢者而任之。則朝廷尊嚴。四方率服。苟非其人。則堂陛陵夷。取輕中外。不可不愼也。今宗愈匿宰相之親嫌。盜中司之要任。欺罔八主之聽。隳廢祖宗之法。立朝有朋黨之實。行己多貪濁之惡。自叨大任。臺諫官前後論列。不知其數。而宗愈偃然自若。殊無愧心。禮義廉恥。固已掃地。陛下猶以待君子之道待之。而望宗愈之自引。以全體貌。臣竊以爲過矣。管仲有言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古之善觀人國者。惟以此道。而逆知其盛衰。今宗愈犯義如此。豈能爲陛下設張四維。以致天下之治乎。臣聞十人之聚。議無不公。蓋以其好惡是非。難蔽於一偏之說。而衆心所服者。惟理而已。臣向者。嘗言宗愈十二事。皆縉紳士大夫之公言。明有按據。非特十人之聚也。陛下一切留中。不加考實。則天下知公議將無所伸。小人之姦謀益有所恃。臣獨憂之。陛下勿謂人言宗愈之姦邪。而未嘗親見其實狀。遂以宗愈爲可用也。唐李勉嘗對德宗曰。天下皆知盧杞之姦邪。而獨陛下不知。此所以爲姦邪也。蓋大姦之人。行僞而堅。言僞而辨。順非而澤。陽爲可信。焚惑世主之聰明。故能盜竊名位。終亂天下也。若及其未用之前。見其可疑之迹。則不得謂之姦邪矣。惟陛下虛心澄慮。詳繹庶言。以臣章疏。付之有司。特令推究。如稍涉虛誕。臣甘受罔上之戮。或皆有實狀。即乞早罷宗愈。以慰天下之望。臣無任踴踏俟命之至。

第十八

右臣伏自去年四月後來。凡十七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蒙施行。臣聞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臣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以謂鄙夫固陋。燭理不明。人之所非。反以爲是。衆之所惡。復以爲美。此乃愚者偏暗之常態。固不足論。若夫能知天下之善惡。如辨白黑。而無疑惑之心。蓋非智者有所不及。然而郭君反以此而亡國。其故何也。夫郭君能知善之爲善。惡之爲惡。則不可謂之不智。特以見其善而不能用。使君子無以自立。知惡而不能去。使小人得以成朋。因循積累。其害遂至於亡國。然則有天下者。可不視此以爲戒乎。臣竊惟宗愈。欺君亂法。毀滅廉恥。其罪惡顯著。爲中外共知者。十有二事。臣固已極言之矣。後相自繼奏章。申執前論。惓惓之懇。必已盡關聖覽。若臣言爲妄。則是熒惑天聽。誣陷大臣。宜正典刑。以戒天下。若宗愈之罪。如臣所奏。則是陛下知其惡矣。知惡而不去。此古人之所戒也。臣官有言責。實畏公議。苟不能排斥姦慝。振舉紀綱。使羣小寖盛。壞亂政事。則臣雖受異日之戮。亦無補國家之患。惟陛下辨之以早。斷之以獨。出臣前後章疏。付外施行。不勝願望。

第十九

右臣伏自去年以後。凡十八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覩施行。夙夕慚悸。如負芒刺。臣自領職。以迄於今。知無不言。每蒙聽納。獨是宗愈。累章未出。竊惟聖慮所以兼容。必謂日月已深。艱於追

覩。是以特屈公議。使之兩全。萬一如此。臣竊以爲過矣。臣嘗觀仁宗皇帝。用陳升之爲樞密副使。是時呂誨方在言路。指其私行。極力彈劾。仁宗皇帝初亦難之。而誨論奏不已。章至於十八上。涉歷數月。卒罷升之而後已。宗愈自始進用。不協物望。與升之無異。臣言宗愈之疏。其煩多與誨略同。而宗愈冒昧居位。又與升之時月。不甚相遠。豈仁宗能受盡言於昔。而陛下不能聽之於今。呂誨能逐姦人於前。而臣不能去之於後。以微臣之讜薄。猶見賢而思齊。如陛下之聖明。豈知惡而不去。若謂進退執政。必有迹狀。則臣按宗愈。不無顯罪。初除御史中丞。與見任宰相。明是姻家。隱而不言。盜取要任。當時幸人之不知。而知者亦不以告陛下。欺君亂法。孰甚於此。以至身任風憲。不脩廉節。負所居房緡。不肯償還。遂致開封爭訟。御史彈糾。朝廷一切置而不問。玷辱國體。隳廢臺綱。宗愈坐此二罪。自合明行貶黜。而況其餘姦慝事狀尚多。陛下何故優容如此之久。臣又嘗考尋呂誨所論陳升之章疏。不過以謂揚歷甚淺。聞望素輕。尹京無狀。遽叨大用。疑其陰有趨附。由徑而進。及升之妻而中表疏遠之妹。嫁於中官。皆與往還。不避嫌疑。若此之類。止於數事。蓋未有姦邪貪猥。如今日宗愈之甚者也。臣忝備耳目之寄。而使陛下股肱心膂之任。容有此人。切據經年。不能排斥。尚何面顏。出入朝廷。而以諫官自名乎。臣若未至竄逐。終不敢緘默。以負陛下拔擢之意。伏望聖慈早出臣前後章奏。付外施行。

第二十

右臣輒瀝血誠。仰瀆天聽。事出迫切。無復文飾。惟冀聖慈留意省覽。臣自去年四月初八日。延和殿與左

司諫韓川同奏胡宗愈姦邪朋黨不堪大任自後十九次上疏條陳罪狀而五月中臺臣亦有彈劾遷延至此未蒙施行向者孫覺、楊康國相繼辭職而去獨臣與川始終論列未嘗敢置自十一月後川見陛下未賜聽納堅乞外補臣本欲歲前上殿更以公論開陳而川別有除命不復供職臣以左右省並無諫官拘礙文法不敢獨員乞對同時言事之人去之殆盡臣若更顧身計不爲陛下極辨邪正則臺諫之風日益衰替姦慝之勢日益盛強實於聖朝所損不細此臣所以憤懣感發而不能自已也臣歷觀祖宗以來言者彈擊執政未嘗有是非不決枉直兩存之理今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迫於衆議得嘗以宗愈爲言而依違觀望不敢深論臣竊料其意不過以謂陛下若逐宗愈則常輩將欺罔縉紳曰朝廷用我之言已罷執政矣若臣所論大過忤旨獲譴則常輩初無切直之言又可免責進退無患足以竊位陛下用此等人持綱紀耳目之任亦何補於聖德乎臣非特患宗愈之汚廟堂又憂常等之壞風憲也臣伏覩陛下卽政之初首開言路擢用忠良使在臺諫如劉摯、王巖叟等論蔡確、章惇之罪則陛下爲之罷確宰相罷惇知樞密院又論張璪姦邪則璪罷中書侍郎孫覺等論韓縝不協人望陛下用縝爲右僕射纔方數月遽令外補傅克俞等論李清臣無狀則清臣罷尙書左丞自是四海之內莫不歌頌厭服以謂陛下用人納諫有祖宗之風故三數年間公議得行大臣知畏姦人斂迹君子道長豈非用此道歟今宗愈自進用以來惟其朋黨之外無一人以爲可者其懷姦爲利與璪輩何遠其昏謬無補則又甚於縝與清臣豈陛下前日去數人之易而今日去一宗愈爲難哉臣讀魏鄭公之諫唐太宗曰正觀之初恐人不言導之

使諫。三年以後。見人諫諍。悅而從之。一二年來。不悅人諫。雖勉聽受。終有難色。臣竊謂太宗之烈。足以比迹湯武。庶幾成康。然責之以備。則有愧於三代之隆者。特在於不能愼終如始而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願陛下以詩易之言爲法。以唐太宗之事爲戒。無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臣之狂愚。逆陛下之心多矣。惟求諸道。則或有萬一之補。伏望陛下。以宗廟社稷爲計。早罷宗愈。斷之不疑。更擇忠厚端正之人。置於言路。以代常等。庶幾協力。上裨聖治。天下幸甚。

貼黃

臣叨被上恩。不次擢用。未能報塞萬一。豈敢輕爲去就。然自來論列執政。是非固難並立。臣之悃愊。盡於此章。若聖意確然不回。則是臣言無補。須至援引故事。自求貶黜。況宗愈顧惜名位。不知廉恥。儻陛下務爲優容。俟其自請。以理度之。必無是事。又慮聖慈。不欲出臣之奏。恐傷體貌。臣已一面申三省。乞奏請前後章疏。付外施行。去訖。伏乞早賜睿斷。去邪勿疑。以慰天下之望。

申三省狀

右某自去年四月後來。凡二十次。具狀論奏胡宗愈。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及以欺君冒進。姦邪貪猥之罪十二事。條列以聞。乞行罷免。至今未奉指揮。竊慮上件章疏。不曾降出。伏乞特賜奏請。付外施行。

第二十一

右臣伏爲前後二十次論奏胡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而聖德寬厚務全體貌章皆留中未蒙施行宗愈幸累疏之不出盜據丞轄包羞期年辱國已甚臣忝居言路職在繩糾遂舉彈文之大略以申三省宗愈並不避位視事自如中外指目近世輔弼毀滅廉恥未見如此之極也臣竊伏思念輿情之所以共惡者不過責其無恥之一節而臣之所以深疾者特誅宗愈之意爾臣聞國家設諫官御史之職本欲肅正綱紀防察姦邪故風采所擊貴賤震恐非一二小臣敢作威福蓋朝廷上下之體待此而後嚴也今宗愈既知臺諫之彈劾而力戰公議若無所睹惟其以言者爲不足卹是乃陵蔑陛下之風憲爲大臣而有輕視人主之心陛下縱欲赦之其如朝廷何其如天下何使宗愈實無他罪止此一事猶在譴訶之域而況欺君亂法姦邪貪猥罪狀顯著至於數十尙安足以預廟堂之論處具瞻之地乎伏望聖慈深加省察以臣前後章疏付之有司公行推究若宗愈之罪如臣所言卽乞特賜睿斷早令罷黜若臣所論無實亦乞重行竄逐庶分邪正以服天下

盡言集卷五

論章惇強買朱迎等田產事

右臣伏見蘇州崑山縣百姓朱迎、徐宗、唐遂、諸育、四人。經戶部陳狀。各稱有田產。元係抵當市易官錢。後來連值災傷。不能如期結絕。所納息罰。已過官本。其餘逋欠。自合依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朝旨。特與除放。今來州縣官司。不惟廢格詔令。不爲施行。而又章惇作男名目。將朱迎等不願出賣田產。逼脅逐人。須令供下願賣文狀。並從賤價強買入己。雖有不卽承伏之人。縣官畏惇之勢。往往誣以他罪。屢加刑責。必使如意而後止。異日迎等遍詣本州。及轉運提刑司。次第陳訴。並不依公理斷。雖一偏之辭。未足盡信。而民負抑屈。無所申告。不遠數千里。赴愬省部。流離顚頓。恐不徒然。按惇以大姦之才。抱死黨之志。方陛下踐阼之始。布平易近民之政。惇備位大臣。不能輔成上德。而包蓄詭計。動爲異論。陽示強鯁。陰助奸慝。以至悖慢帷幄之前。殊無臣子之禮。陛下以天地之量。赦而不誅。止罷執政。出之藩鎭。謂宜追省前過。痛自懲艾。而長惡不悛。陵蔑國法。劫持州縣。強市民產。前後大臣。肆行姦惡。未見如此之甚者。臣竊謂惇閑居里閈。不與政事。而氣燄凶暴。官司莫之敢忤。寧屈陛下之法。不敢違惇之命。使惇得行其志。則天下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伏望陛下。詳此事理。留意遠民。特降指揮下戶部。取朱迎等四狀。選差臺官。置獄推劾。若惇果有上件罪狀。卽乞特行竄殛。以戒亂政跋扈之臣。其州縣及監司。承望風旨。殘害平民。亦乞

重行追奪。以懲奉法不謹之吏。庶存公道。以召和氣。

第二

右臣近嘗彈奏章惇。強以賤價。買民田產。及州縣監司。承望風指。不敢違忤。雖朱迎等次第陳訴。並不依公理斷。欲乞選委臺臣。置獄推究。今已累日。未聞施行。按惇抱死黨之志。而濟以陰謀。蘊大姦之才。而輔之殘忍。因緣王安石、呂惠卿之黨。遂得進用。而搆起邊隙。僥倖富貴。在先帝時。已坐買田不法。嘗罷執政。元豐之末。再叨大任。陛下嗣位。擢寘大樞。而內懷姦謀。沮毀聖政。公肆悖慢。殊無臣禮。陛下曲示容貸。未忍加誅。出之近藩。已屈公議。繼以家難。退歸里閭。而敢憑恃凶豪。陵暴寡弱。使無辜之民。流離失業。不遠數千里。求直於戶部。覽其訴牒。可爲心惻。臣竊謂崑山縣官。輒違詔旨。將朱迎等。不願出賣田產。逼以威刑。須令供下願賣文狀。使惇並以賤價強買入己。則是縣官畏惇也。朱迎等。詣本州及轉運提刑司陳訴。而逐處不敢受理。則是州郡及監司畏惇也。朱迎等抱負屈抑。赴愬省曹。本部明知兩浙監司。皆有妨礙。雖楊傑係後來到任。而其人孱懦齷齪。苦無風力。自合申稟朝廷。選官根究。而姑欲應法。止委楊傑。則是戶部畏惇也。國家設置御史。本以糾察百僚。今自中丞以下。未聞有一言繩其亂法。則是御史臺畏惇也。臣忝備諫職。不敢緘默。輒據事狀。奏疏論列。而執政不能明正典刑。惟務姑息。不即選差公方正直。不畏強禦之士。俾之窮治。而視爲常事。止送發運司體量。則是執政畏惇也。夫州縣監司之畏惇。而廢格詔條。以害良民。則國家之憲章具在。猶可按劾。今執政大臣。及御史臺。尙亦畏惇。則朝廷之綱紀。復何望哉。願

陛下明詔輔弼。共守直道。有功必賞。有罪必罰。無使邪正雜糅。枉直混淆。好惡不明。是非莫辨。依違畏縮。徒爲自全之計。則陛下威福之柄。不至陵夷而姦雄跋扈之臣。少知畏矣。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事理。特賜指揮施行。

第三

右臣近聞。蘇州崑山縣百姓朱迎等。經戶部論訴。章惇強以賤價。買民田產。遂具奏陳乞委臺臣置院推劾。繼聞朝廷只送發運司體量。尋再具狀論列。未蒙施行。竊慮朝廷不欲輕信偏辭。遽興詔獄。然無告之民。不遠數千里。赴愬省部。以情度之。不應全然虛妄。緣本路監司。見朱迎等訴牒。不爲受理。卽是各有妨礙。而轉運與發運司。自來職事相干。今若委之根究。深慮顧惜人情。滅裂其事。欲望聖慈詳酌。特降指揮。令自朝廷選差公方正直。不畏強禦之人。前去體量。所貴遠民屈抑有所伸雪。

貼黃

據朱迎等狀稱。已經蘇州及轉運提刑司陳訴。並不蒙依公施行。今來若只下本州。及監司體量。必恐護短遂非。曲爲蔽匿。淹延刑禁。虛煩行遣。欲乞朝廷詳酌。選擇官吏。置司推劾。所貴易見情狀。不失其罪。

第四

右臣近以章惇用賤價買百姓抵當田產。致朱迎等經戶部陳訴。尋具論列。乞按行劾。比蒙朝廷下江淮

發運司考驗虛實竊聞本司所委體量官止於崑山縣取索公案看詳遂具回奏以謂買田之事雖有實狀而於條法別無違礙臣竊謂姦吏附會權勢暴虐良民必不肯於案牘之間明著逼脅之迹往往假託公道招撫他故使無辜之民不勝刑禁然後命狡獪之吏取責情願出賣之狀則是外無違法之形而內有奪民之實也今若信其文具而不原其本意則遠民屈抑終無所伸須至辨明以破其妄檢准編敕節文侍從官待制以上不得廣置產業與民爭利臣前章所言者止據朱迎等四戶爾訪聞發運司體量到乃有二十一戶是舉蘇州之內官賣田產皆惇所有也自來州縣估計抵當物業止約一半之直蓋官司防異日失陷之弊不盡用本價今惇利其甚賤公違條制劫持州縣侵害細民爭利之罪孰大於此臣又檢准律文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若祖父母父母令別籍者徒二年子孫不坐臣謂惇用其子承事郎援之名投狀承買使惇初不預聞則援宜得罪將惇自爲之則咎將誰執況朱迎等狀內陳其矯妄之事條目甚多此四人者粗有裹糧故不遠數千里求直於省部其餘貧病之徒不能自給斂手去業遂至流亡陛下可不念之乎臣聞西漢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殺此生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爲誰吏奏解無辜御史大夫公孫宏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辜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解臣竊謂惇嘗爲執政非特郭解匹夫之比也州縣畏惇之勢迫逐平民使之失職而惇不顧國法並以賤價易其田宅又非郭解之不知也今若以姦吏舞文粗能應法害民之實略而不問恐非春秋誅意不誅事之義伏望陛下詳

閱朱迎等四狀事理。特降指揮。劾本縣官吏。挾情不公之狀。按惇矯詐亂政之罪。明正典刑。以戒天下。其蘇州及本路監司。不受朱迎等辭訴。亦乞並行黜責。所貴權豪知畏。遠民安堵。

第五

右臣伏見去年十二月內。蘇州崑山縣人戶朱迎等。經戶部論訴章惇。強以賤價買百姓抵當產業。遂具論列。乞正其罪。自後蒙朝廷委發運司。考驗虛實。今年正月間。本司體量奏到。事狀雖依違滅裂。不盡本情。然其大概已見。朱迎等所訴。不至誣罔。如惇用其子承事郎援之名。投狀承買官賣田產。共二十一戶。皆有按據。最爲要切。臣以謂章援不告其父。私成交易。則當得別籍異財之罪。若惇假託名目。則自有降等之法。兼諸有狀內。亦指定下狀之日。援方在京就試。則惇之矯詐。又甚明白。遂以合用赦律奏聞。必謂便可議罪。今已累月。未蒙施行。上下畏惇。一至於此。按惇閑居里閈。不與政事。而氣燄凶暴。官司嚴憚。寧屈陛下之法。不敢逆惇之意。使惇有權得行其志。則天下之弊。將如何哉。今體量到事迹。既皆有實。無可疑緩。而故爲留滯。臣恐有與惇陰爲地者。更相搜摘細故。會問往復。則明堂赦恩。必遂原免。然則大姦何幸而平民何不幸也。伏望聖慈詳此事理。明敕三省。早令結斷。其州縣監司。不受朱迎等訴狀。亦乞特行降黜。所貴亂政跋扈之臣。屈法阿私之吏。知有典刑。易爲制御。遠民屈抑。有所伸雪。

第六

右臣伏自去年十二月後來。累曾劾奏章惇。劫持州縣。不顧國法。強以賤價買百姓抵當物產。遂致朱迎

等四人。不遠數千里。赴憩省部。後來蒙朝廷下發運司體量。已有實狀。而遷延半歲。未蒙施行。臣前月二十二日。延和殿再具奏列。伏蒙宣諭。便令結斷。又今踰月。未睹指揮。臣竊以惇氣燄凶悖。陵暴寡弱。詐以男名。廣置田產。公然別籍。殊無忌憚。罪狀顯著。曾非隱伏。而尚書省曲爲留滯。以幸赦宥。甚非所以稱陛下仁愛元元之意。伏望特降睿旨。早正典刑。庶幾亂法跋扈之臣。不至幸免。遠民屈抑。有所伸雪。取進止。

第七　與諫議大夫梁燾、左司諫吳安詩同奏。

右臣等伏見章惇在蘇州日。強以賤價。買朱迎等抵當田產。自去年十二月後來。右正言劉安世。累曾論列。蒙朝廷下江淮發運司體量。皆有實狀。近日竊見敕斷罰銅十觔。臣等按惇嘗備執政。固宜奉法循理。尊君愛民。而氣燄凶暴。劫持州縣。貪利無厭。使人失職。原其不畏國法之意。蓋有陵蔑朝廷之心。而所責太輕。未厭公議。況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自謂社稷之臣。天下之人。指爲四凶。若不因其自致人言。遂正典刑。異日卻欲竄逐。深恐無名。伏望聖慈。特賜詳察。明降指揮。候惇服闋。特行廢置。所貴姦豪屏息。永絕後患。

第八　與諫議大夫梁燾同奏。

右臣等。昨以劾奏章惇。強用賤價。奪民之產。朝廷體量得實。止斷贖銅十觔。罰不當罪。尋具論列。今已踰月。未蒙施行。臣等按惇用其子承事郎援之名。承買朱迎等田產。而下狀之日。惇父尚在。檢准名例律疏。謂祖父母父母在。子孫無自專之道。而有異財別籍。誠無至孝之心。名義以之俱淪。情節於茲並弃。稽之

典禮。罪惡難容。二事既不相須。違者並當十惡。推原法意。正爲惇設。爲子事父。而用意如此。不孝孰大焉。至於悖慢帷幄之前。殊無人臣之禮。交結蔡確。造播姦言。貪天之功。僥倖異日。爲臣事君。而處心如此。不忠莫甚焉。臣等按惇之罪。實人倫之所共弃。王法之所必誅。投之四荒。始能塞責。贖金輕典。衆謂失刑。伏望聖慈。深賜省察。依近日邢恕例。不候服闋。預降責命。所貴邪正明辨。奸慝知畏。取進止。

第九 與諫議大夫梁燾同奏。

右臣等。近已累具論奏。章惇罪名未正。欲乞別議竄黜。至今未蒙施行。臣等伏見監司郡守以下。不受朱迎訴狀。並行責降。令丞違法。授給田產。亦已衝替。檢准編敕節文。衝替比徒一年。臣等竊謂。原心定罪。故有重輕。據事約法。亦分首從。今干繫官吏。皆因惇以致罪。而反處徒坐。惇係首惡之人。乃止贖銅十觔。事理顛錯。亦已太甚。況下狀之日。惇父尚在。而別籍異財。事狀著明。考按律文。罪入十惡。愚民冒犯。猶有常刑。惇爲大臣。天下所望。而虧損名教。絕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臣等竊謂。聖人制法。惟務至公。若行於匹夫。而廢於公卿。伸於庶民。而屈於貴近。此乃姑息之弊政。非清朝之所宜行也。按惇父在而別籍。合徒三年。既犯十惡。即議請減贖。一切不用。未委前日所斷。援引是何律令。伏望陛下深賜省察。出臣等此章。詰問執政。如律文別有衝改。臣等妄言。即乞明行罔上之戮。若大臣別無異說。即乞坐臣等章疏。以正惇罪。仍依近降聖旨。不用赦原。但能稍正典刑。庶幾不屈清議。惟冀出於宸斷。早賜指揮。

第十 與諫議大夫梁燾同奏。

臣等向者數曾論奏章惇罪名未正今已累月未蒙施行臣等按惇於元祐三年二月十四日用其子援之名承買諸育抵當田產至五月十六日方丁父憂卽是投狀之日惇父見在推攷事實別籍甚明據律定刑罪入十惡則議請減贖一切不用雖經赦宥無得原者庶人之愚或有抵冒朝廷行法未始少私惇位大臣爲民所望而絕滅義理貪利無親止令贖金是亂典憲臣等竊謂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古之聖賢以爲深戒若謂惇爲君子邪今則犯義矣以惇爲小人邪今又犯刑矣二者均不能逃聖人之誅則朝廷何憚於惇而廢祖宗之法伏望陛下出臣等此章送刑部定奪若律文曾經衝改引用不當卽乞正臣等妄言之責如勘會惇投狀月日係丁憂之前委是父在別籍異財卽乞依律斷罪所貴法令畫一天下信服取進止

第十一

右臣伏自去年十二月後來十次論奏章惇買田不法等事雖蒙朝廷節次施行而惇之罪名今猶未正遷延周歲竟至經恩公論難安須煩天聽臣聞議者以謂從來大臣不欲與衆庶交易故託子弟以立文契臣以爲不然祖宗之制惟戒從官以上不得廣營產業與民爭利苟非殖貨太甚則是法所不禁若身爲大臣欲避好利之名而使子弟侵刻下民乃是陽爲應法而陰縱貪鄙欺君犯義無大於此借如或者之說須無父兄方可別立名目今惇父尙在而下狀之日乃用其子上虧孝敬下失義方庶人之愚猶不至此大臣之體固若是乎議者又謂惇已不帶職及有旨候服闋日與宮觀差遣足以示懲不必深責臣

亦以爲不然。惇之不得職名。自是朝廷以其無禮於兩宮。黜之外補。故不用執政善去之例。後來惇以便親爲請。遂得提舉洞霄宮。方陛下聖政日新。姦邪屏息。如惇等輩。自知罪惡貫盈。必求退縮。將來終制。方且自陳。而乃以宮觀授之。正是中惇之意。恐不足以當今來所犯之典刑也。臣伏見兩浙監司及蘇州崑山縣官吏。以畏惇之威。奉法不謹。朝廷體量得實。並已斷遣。輕者贖金。重者衝替。檢准編敕節文。衝替比徒一年。臣竊謂原心定罪。固有鉅細。據事約法。亦分首從。今有司依阿廢職。誠不可恕。然皆因惇以致罪。而反處徒坐。又降聖旨。不許原赦。卽是干繫官吏。獲譴反重於惇矣。惇以前執政之勢。劫持州縣。殘害平民。貪利無親。不畏國法。既係首惡之人。乃止罰銅十觔。卽是惇所得之罪。反輕於干繫官吏矣。倒置如此。公議謂何。臣聞自責罰本路監司後來。至今訟者不已。蓋惇平日恃權暴橫。人不敢校。既知朝廷特爲伸理。是以競來赴愬。爲民之害。如此之極。何可貸也。伏望聖慈。以臣劾奏。著之責辭。或令降官。或俾分務。但能不失有罪。足以稍正國體。惟冀出於宸斷。早賜指揮。取進止。

論盧秉責命不當事

右臣伏聞。累有臣僚論列。盧秉昨在兩浙。推行榷鹽之法。務爲慘刻。殘虐一路。比蒙朝廷下本道根究。皆有實狀。而害民之甚者。自行法以來。其所配流一萬二千餘人。如聞覃恩。止落學士。猶以待制。提舉宮觀。中外之議。皆謂未安。伏惟聖朝愛養元元。不欲一物失所。而秉出將使指。總按一道。未聞宣布惠澤。興利除害。而專爲身謀。不顧義理。罔上以虛課。虐下以苛法。愁苦之聲。溢於道路。議者皆謂誅剝掊克。與吳居

厚略同。而峻刑害物。則又過之。雖降一官。尙玷侍從。恐無以戒戢姦暴。慰塞民情。伏望聖慈。詳此事理。比附吳居厚例。重行黜責。以答公議。

第二

右臣近嘗奏論盧秉。昨在兩浙。專主鹽事。殘民害物。遺毒累年。迺者朝廷體量得實。謂宜重貶。而止落學士。猶以待制。提舉宮觀。竊恐無以戒戢姦暴。慰塞民情。乞依吳居厚例。特行竄黜。伏聞續有指揮。令展二年磨勘。罰不當罪。士論未平。是敢罔避再三。塵瀆天聽。按秉權賣鹽貨。峻刑虐民。無辜流死。以數萬計。老稚轉徙。號呼盈路。比屋憤怨。思食其肉。上賴累聖德澤深厚。是以人心卒無異志。昔吳居厚之在京東。掊克太甚。斂怨於民。陛下踐阼之初。責授散官。遠郡安置。天下傳播。莫不欣喜。秉之刻剝。無異居厚。而猛暴殺人。實又過之。不伏重誅。已爲寬典。尙玷侍從。何以示懲。臣伏觀祖宗以來。尤以失入爲重。彼執法之吏。不明微意。誤置一人。入於深文。大則追停。小則降免。今秉奉使。故設苛法。多殺平民。非特失入一人之比也。而朝廷責命太輕。未厭公議。非所以示陛下仁愛元元之意。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重行貶竄。以慰民望。

第三

右臣近爲體量到盧秉向在兩浙。專主鹽事。設法苛虐。流毒一方。而朝廷責命太輕。未厭公議。臣已兩具論列。未聞指揮施行。竊緣盧秉奉將使指。專爲掊克。使無辜之民。流離轉死。冤號之聲。盈於道路。蓋有甚

於吳居厚者矣。且兩浙京東。皆陛下之民。而秉與居厚。酷暴之狀相若。一則貶爲散官。安置遠郡。一則尙列侍從。提舉宮觀。同罪異罰。恐非至公之道。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比附吳居厚例。重行竄黜。以慰遠民之望。

第四

右臣近爲盧秉。責命太輕。未厭輿議。臣已三具論列。未蒙朝廷施行。如秉苛虐酷烈之實。遠民怨苦冤憤之情。前奏言之已詳。不復條列。而臣尙有未盡之意。更爲陛下陳之。臣聞人君之柄。莫大於賞罰。而所以行之者。必主於公平。傳曰。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蓋不能處之以至公。則天下不得無疑惑之心也。今秉之罪狀顯著。非在重輕疑似之間。考之近例。又有吳居厚散官安置之比。而諫官御史。交章彈劾。未見盡行其言。朝廷何憚而不正典刑。以謝東南之民乎。臣之所論。非苟欲奪秉寄祿官而已。蓋秉之殘民害物。甚於居厚。而尙爲待制。提舉宮觀。罪鈞刑殊。臣恐無以解天下之惑也。伏望陛下。檢會臣累奏事理。削秉侍從之職。以慰人望。

論謝悰賜進士出身不當事

右臣伏見朝廷近復制科。祕閣所試之人。皆不應格。陛下方務奬進人材。不欲並行黜落。曲收謝悰。以爲天下學士之勸。而悰廷試之策。往往不能奉承清問。率意妄言。固多疎略。有司考覆。既不入等。陛下特賜進士出身。擢爲輔郡幕職。聖恩優異。極踰涯分。臣亦上體朝廷之意。不敢別有論列。而近見悰申尙書省。

辭免新命狀。乃云所有誥勅未敢祗授。以祗爲祗。以受爲授。虛薄寡聞。一至於此。昔唐之省中。有伏獵侍郎。爲嚴挺之所譏而罷。今陛下方當右文之代。初復制舉。豈容有祗授賢良乎。臣恐播傳寖廣。實累修潔博習之舉。伏望陛下懲其淺陋。稍損誤恩。追寢悰進士出身。以塞公議。

第二

右臣近嘗奏論謝悰。荒陋寡聞。有辱賢良之舉。乞追其進士出身。以慰公議。今已累日。未覩朝廷施行。臣聞祕閣程文。已不合格。而有司特爲奏請。乞與假借。陛下收令曲錄。爲後進之勸。而廷試之策。紕繆益甚。考官范百祿。自有章疏。歷陳其尤無狀者。凡數十條。而悰申尚書省狀。又以祗爲祗。受爲授。士論喧然。無不傳笑。伏惟陛下卽政之初。興復制舉。屈萬乘之尊。親策於廷。而悰之荒虛。字猶未識。騰播天下。豈不辱國。超循一資。已足示勸。更竊名第。實恐太優。況悰告辭。亦無賜出身之意。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事理。早賜施行。

盡言集卷六

爲歲旱地震星隕乞下詔罪己許中外極言闕政諸路賑濟警備賊盜等事

右臣伏見陛下卽位以來于今五載承天順地仁民愛物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元元鼓舞歌頌不暇固宜陰陽順序風雨時若諸福協應百嘉蕃昌而歲比不登和氣湮鬱饑饉流徙災害頗衆今春及夏旱暵爲虐京畿西路二麥失望農民嗷嗷且有菜色雖陛下惻然軫念靡神不宗疎決繫囚降從寬典而沛然之澤終未告足又陝西、河北屢聞地震大星晝隕其光燭地旬月之間巨異仍出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此皆天心之仁愛人君而先出災異譴告警懼使之兢惕修省而不至失道之敗也臣竊謂上天之體雖高而聽卑明主所應惡文而尙實與其爲祈禳之小數不若圖銷復之大方臣願陛下夙夜祗畏側身修行特下明詔以示罪己又許中外臣民極言政事之闕失專委近臣考求其當以施有政庶幾下情不至壅塞其諸路災傷州縣流民所至並委守令多方賑濟無俾捐瘠申敕緣邊帥臣及捕盜官吏常切警備以戒不虞今日已前內外營造土木之役苟非要切並乞停罷分命監司按視留獄公卿輔弼同寅協恭以思天變開衆正之路塞羣枉之門誠備災之善經應變之至務也昔齊景公小國之諸侯爾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焚惑爲之退舍陛下之明聖發於誠心精意感通何求弗獲臣待罪諫

列日聞焦勞輒効愚忠庶裨萬一惟冀聖慈少賜採納不勝幸甚

爲德亢乞罷修城及諸土木之役

右臣近以自春涉夏旱暵爲虐地震星隕巨異仍出輒奏狂瞽之論粗陳銷復之理方陛下祗畏天戒側身修行日俟明詔採用一二今旣旬浹未覩施行惓惓之心不能自已再俛天聽幸垂省覽臣嘗考禮記春夏月令以謂無聚大衆無置城郭掩骼埋胔毋起土功有以見聖人奉順陰陽取法天地力役之事不奪農時行道之殣亦順生氣是以風雨時若災害不生天人和同上下交泰其或賦政違道役使過中人力疲勞元氣搖動則國有水旱之變民罹疾疫之災此繼天奉元之君所以夙夜恭敬而不敢忽也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謂是歲一年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謂作南門勞民興役災祥之應各以類至著之方册皆可稽考臣伏見京師修城開壕工費重大兵夫之衆已至數千徒庸之計幾八百萬穿掘墳墓傷掩骼之仁違逆天時犯無戎之戒人困於役國傷於財然則嘉氣之久不效未必不由於此也臣聞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帝王之都而爲受敵之具則在外屏翰將安用之必謂州郡爲不足恃則平陸之一城恐非用武之地況國家利源之入比之前日去其大半用度漸窘止務裁節陛下躬行法度爲天下先而乃以不貲之費棄於無用之所可不惜哉或謂先朝已嘗興作欲終其事則乞罷雇人夫止以廣固之兵不計歲月漸令完葺自餘土木不急之役伏乞特降指揮悉俾停罷所貴順承天意以致膏澤

爲愆亢乞罷上元遊宴

臣伏見去冬以來。時雪愆亢。詢問四方。亦多旱暵。關陝淮浙。民已艱食。物價翔踊。日益增甚。雖朝廷廣行賑貸。而歲事失望。荐饑可憂。臣嘗觀周禮大司徒。荒政之目。十有二品。救民之道。最爲詳備。其九曰蕃樂。蓋歲有凶歉。人君閔恤元元。爲之閉藏樂器而不作也。禮曰。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先王之制。具在方册。聖明之主。所宜留心。伏惟陛下。繼天奉元。仁民愛物。有年之瑞。宜不絕書。而雨雪失時。人且狼狽。雖兩宮憂勞軫念。無或少忘。而遠方之民。未見陛下至誠惻怛之意。今上元密邇。有司舉行常例。猶欲張燈。臣愚欲望聖慈。明諭執政。特以歲旱。俾罷遊宴。使四海之內。莫不戴陛下勤恤之德。庶幾天下感通。風雨時若。天下幸甚。取進止。

第二

臣近具劄子。乞罷上元張燈。竊聞尋已降付三省。而連值假。故執政未遑進呈。臣每接見賓客。訪中外利病。皆言去歲甚愆時雪。來麰之望。殊不可期。民將荐饑。深可憂閔。今外方郡縣。或有災傷。猶不放燈。著爲令敕。陛下子育黎庶。以天下爲家。一夫不獲。尚軫聖慮。而況關陝淮浙。民以艱食。凶荒遼遠。所宜矜恤。伏望特降中旨。明諭聖意。罷止遊宴。以答天變。廣謀賑貸。用濟民生。使覆載之間。莫不衣被兩宮之仁德。天人和同。嘉氣自效。惟冀留神省覽。早賜指揮。取進止。

爲愆亢乞徹樂損膳精誠祈禱等事

臣伏見去冬以來頗愆時雪今春踰月驕亢愈甚詢之四方率多旱暵二麥已損荐饑可憂然而南畝之間苗未至槁近日得雨猶有可救方二聖子育黎庶垂意民事謂宜責躬修政以召和氣而禱祀之禮有所未舉賑救之目有所未行臣雖甚愚竊以爲過昔堯有九年之水湯遇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之民者蓋備之有素而已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故雲漢之詩曰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瘵靡神不宗此前代聖帝明王已行之事陛下之所宜取法也伏望聖慈祗畏天變徹樂損膳精誠祈禱明敕大臣講求闕政申命中外審決留獄諸路監司謹視所部凶荒州縣廣爲賑濟之備或官廩有不充之處仍令勸誘富民納粟以助公上擇其尤者寵以閑官不急工役悉俾停罷庶幾人神和悅早致膏澤事有備豫民無流散取進止

爲愆亢乞舉禋祀荒政及求言恤刑

臣近以時雨愆候旱勢闊遠嘗進狂瞽粗陳銷復之理又舉前代聖帝明王側身修行救災備患之事條列以聞乞賜採擇今已累日未覩施行臣聞田家之言以謂三冬得雪而中春無雨則猶不免於歲歉今內自畿縣外逮諸路率皆旱暵二麥已損磬磬下民將罹饑饉凡可以爲之救助者安可緩也臣聞聖王爲國必有九年之蓄故雖遇旱乾水溢之災民無菜色今歲一不登人且狼顧若有司不度事勢拘執故常必俟春夏之交方行祈禱之禮民已艱食旋爲賑貸之計所謂大寒而後索衣裘亦無及矣伏望聖慈特垂軫惻禋祀之典救荒之政先事而講不必待時責躬求言恤刑省役庶召和氣以致膏澤取進止

爲愆亢乞罷春宴

臣伏見去冬迄春雨雪愆候夏苗將槁秋種未布雖陛下至誠惻怛禱祠備盡而沛然之澤終未告足竊惟故事春有大宴方茲久旱民憂阻饑伏望聖慈深加軫恤特罷宴樂以示閔雨之意庶幾天人感悅旱獲嘉應取進止

爲歲旱乞講荒政

臣伏見去年經冬時雪愆候今春涉夏益苦亢旱二麥將槁秋種未布民已艱食歲事可憂雖兩宮焦勞祠禱備至應祈之澤終未沾足臣嘗觀國朝故事太祖建隆元年以揚泗民多饑死郡中軍儲尙百餘萬斛即命發廩賑貸乾德二年嘗詔諸州長史視民田旱甚者即蠲其租不必俟報太宗或遇旱歲必蔬食減食品三之二得雨乃復常膳眞宗祥符八年以京東物價稍貴令有司出常平粟減價以糶用濟貧民九年詔江淮發運司歲留上供米五十萬以備賑濟今來旱勢闊遠事宜前慮至於散利緩刑弛力蕃樂索鬼神除盜賊皆聖人救荒之政亦宜先事而講伏望聖慈上法三聖之意下考成周之典凡可以救災恤民者次第施行取進止

論御藥李倬不合用內降請地乞付有司根治事

右臣伏聞勾當內東門李倬得內降指揮欲置啓聖院常住白地以爲墳塋朝廷旣下所司施行而寺僧遍詣執政臺省次第陳訴以謂倬之所請乃是竹木園圃栽植有年數踰萬本其中房舍僅三十間而敢

欺罔天聰。指爲白地。誕謾暴橫。一至於此。臣伏觀陛下卽政以來。崇尙公道。凡百內降。一切禁止。四海之內。拭目改觀。倬以小臣。給事宮掖。乃敢挾私罔上。干紊綱紀。此而不懲。將亂政事。伏望陛下深賜詳察。斷以至公。付之有司。明正倬罪。庶能杜漸。不累聖德。

第二

右臣近以勾當內東門李倬。得內降指揮。欲置啓聖下院常住白地。以爲墳塋。而衆詣廷臣陳訴。以謂倬之所請。皆非白地。事屬欺罔。不可滋長。遂具論奏。乞行按劾。比聞已有朝旨。前降指揮。更不施行。而倬挾私罔上之罪。未覩推治。竊惟賞罰之柄。實繫國體。欲使信於天下。要在行以至公。議有未安。固難緘默。再瀆宸聽。必冀開納。臣竊謂倬陳請之日。若使陛下知其竹林園木。萬數浩瀚。生者有居室。死者有墳墓。必不至徇其私謁。輕降玉音。良由倬志在苟得。熒惑天聽。致朝廷命下之日。違咈人情。存者不得安其居。葬者不得安其地。玷累聖德。咎皆自倬。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蓋偶然詿誤。情在可矜。雖曰大過。亦可全宥。其或心無忌憚。故犯典刑。事雖細微。必置於法。此乃三代堯舜以來。不易之道也。今倬妄干中旨。餙詐欺君。罪實故爲。情無足恕。萬一聖度赦而不誅。臣恐異時更有甚於此者。然則何以詰之。伏望陛下。心存去惡。事戒履霜。無牽近習之私。不惑衆多之口。罷倬近職。付之有司。劾其誕謾。重行降黜。庶使綱紀修舉。姦邪知畏。

第三

右臣近嘗論奏李倬挾私罔上。僥求中旨。乞付有司。按治其罪。今已累日。未覩施行。檢准元祐編敕節文。傳宣或內降。若須索及官司奏請。雖得旨。係元無條制者。並隨事申中書省、樞密院。覆奏取旨。臣竊謂倬之所請。出於一時處分。固非常法。若執政承受上件聖旨。自合依條覆奏。或再得指揮。許令施行。亦合子細契勘。有無違礙。今倬志在苟得。罪實欺君。三省奉行。初不勘當。使國家命令之下。違咈人情。生者不得寧其居。葬者不得安其地。原倬之犯。雖無足赦。亦大臣奉法不謹之過也。臣聞祖宗以來。亦有內降之事。苟人情有所未便。公議有所未安。當時輔弼。往往執而不下。著之信史。皆可稽考。臣竊謂人主之德。多尙仁恩。或有請求。難於面折。但以其奏付之外廷。若大臣守法而不回。則私謁雖多而無患。蓋不違其請。足以示聖主之仁。斷之於公。足以嚴朝廷之政。如此則恩歸於上。而法行於下矣。臣愚欲望陛下。威克厥愛。治遠自近。先正倬罪。以示無私。然後明敕三省樞密院。今後內降指揮。並令勘當。若於法無違。於民無害。乃須覆奏。方得施行。所貴紀綱完密。杜絕僥倖。

論何正臣除知饒州不當 與梁燾連銜。

右臣等昨以何正臣除知洪州。臣等論正臣在先朝爲惡。與舒亶相等。而獨以幸免。公議深不以爲然。如未能投之四裔。乞且與宮觀差遣。朝廷遂罷知洪州。則是朝廷以臣等之言爲當矣。今來未久。復與饒州。夫饒與洪。輕重相去之不侔。固不待臣等言而可知。然臣等須至再論者。出於義不可已也。蓋韓存寶之獄。臣等雖不得其詳。但見朝之士大夫。歸罪於正臣者衆矣。使正臣素有仁厚平直之稱。而能招此議乎。

夫正臣挾朝廷之威。操法令以及人。屢興大獄。陷害善良。責情定罪。雖無存寶之事。而正臣固可謂凶人矣。況存寶之死。議者皆尤正臣。朝廷未及加罪。而正臣自度。不爲公議所容。故乞宮觀。臣等竊見往古廢逐姦臣。不必明指一事而去之也。但天下指以爲姦者。縱未嘗見之行事。尙當廢之。況正臣慘酷著於治獄。往時見中傷者士人。因朝廷許自訴而昭雪者。非一也。今乃付正臣以善郡。陛下何以慰士大夫之心乎。正臣見在金陵居住。今得饒州。一切便安。使正臣自擇所處。亦不過如此。夫凶人天下所嫉。朝廷待之如此。使爲善者。將何以勸乎。伏望陛下深察臣等之言。爲他日無窮之慮。依舊與正臣宮觀差遣。如以向來宮觀出於正臣自請。不緣遷謫。卽以臣等今日之言。特賜施行。

貼黃

臣等據士大夫所傳。何正臣先朝爲御史時。聞欲治韓存寶之罪。卽先入文字。乞特行威斷。及存寶之死。天下皆知正臣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論陳師道不合擅去官守遊宴事

臣昨見朝廷用近侍之薦。起陳師道於布衣。而任以徐州教授。其爲恩禮。固已厚矣。臣聞蘇軾出守錢塘。經繇南都。師道以誠告徐守孫覽。願往見軾。而覽不之許。乃託疾在告。私出州界。與軾遊從。凡累數日。而又同赴留守李承之燕會。不憚衆目。及其東下。送之經宿而後歸。監司不敢繩。州郡不敢詰。猖狂怠傲。旁若無人。搢紳喧傳。頗駭物聽。臣竊謂士於知己。不無私恩。既效一官。則有法令。師道與軾交結。固不足論。

至於擅去官次。陵蔑郡將。則是以私欲而勝公義。厚權勢而忽詔條。徇情口法。莫此爲甚。循名觀行。恐無以副朝廷尊賢下士之意。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令本路不干礙官司。依公體量。如果有實。乞正其罪。以爲後來之戒。取進止。

論鍾世美除信州教授不當事

臣伏見朝廷以鍾世美爲信州教授。考之公議。不以爲允。按世美前坐與蔡碩、劉仲昕、貿貨官錢。追官勒停。後來朝廷以度牒係出賣之物。與仲昕等本非同謀。遂自謫籍。特與牽復。使於清世。不爲棄人。其爲優幸固已極矣。臣聞世美雖號能文。而不孝之名。著於中外。今教授之任。士人矜式。推擇之際。行誼爲先。豈容此輩。塵汚清選。伏望聖慈。追寢新命。以勵風俗。取進止。

奏乞訪求齊恢之後獎用事

臣伏見故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齊恢。清德懿行。有聞於時。英宗揀拔。置之東宮。神考登極。遂列侍從。擢用未幾。奄至淪謝。搢紳之士。莫不惜之。而又三子繼亡。門緒衰替。臣竊惟先帝攀附之臣。如孫固、邵亢、韓維、陳薦、孫永等。諸人子孫。前後例曾推恩。仍有已任館閣省寺者。獨恢未及。有足矜閔。伏望聖慈。念恢遭遇先朝。不幸早卒。訪求其後。量加奬進。庶有以稱陛下追遠恤舊之意。豈勝幸甚。取進止。

奏乞罷修城壕

右臣伏見近降指揮。於京東、河北。差崇勝奉化兵士各五百人。及招填廣固四指揮。各令及八百之額。立

限五年。修築京城。又許支朝廷應干封椿錢。和雇人夫二千人。令作四年開掘城壕。臣雖至愚。慮不及遠。詳觀事理。甚有未安。輒進瞽言。以瀆天聽。惟陛上留神省覽。臣伏覩陛下。聽政之始。沛發德音。修城兵夫。悉令散遣。道路歌頌。讙仰聖澤。四年於此。未嘗有枹鼓之警。今元元之民。方就休息。四夷順軌。外無戎事。而遽興大役。衆謂無名。又於京東、河北。再發廂兵。人心驚疑。不可不慮。況修城與開壕之工。幾八百萬。計其費用。固已不貲。方二聖崇尚寬厚。前日利源之入。去其大半。封椿錢物。尤宜謹惜。而乃竭有限之財。應不急之役。非計之得也。兼臣訪聞。日近朝市之間。往往竊議。以謂朝廷將復治茶磨。以收其利。雖廟堂之論。不能知其有無。而庶人之言。何因而起。臣恐傳之四方。皆謂陛下前此所罷之事。漸欲復講。搖動人心。所害不細。伏望聖慈深賜詳察。特罷修城之役。非惟爲國家惜費便民。亦可以杜塞姦人妄意陛下爲善不終之議。惟冀獨出睿斷。早賜指揮。

第二

右臣昨累具狀。論奏修城利害。至今未蒙施行。日近訪聞開壕人夫。具數增倍。所散工直。頗有掊斂。雖號爲加給得力之人。多是上下干繫。作頭壕塞之類。陰有侵刻。既聚大衆。而不以公平處之。積怨日深。或致生事。兼壕身大闊。所出之土。占壓民田。壅塞道路。隣近墳墓。多被穿掘。愁歎之聲。達於衆聽。臣職在耳目。不敢不言。竊謂國家建置治官。本欲循名責實。今修城開壕之工。共七百餘萬日役兵夫。無慮數千。付之一二庸人。而不領於將作。名實紊亂。孰甚於此。如聞板築方畢。旋致摧毀。蓋上下官吏。肆爲延慢。無所統

屬。以糾其繆。此不可以不更張也。伏望聖慈。檢會臣累奏事理。特降指揮。惟用廣固兵士三千二百人。不計歲月。修築城壁。以終其事。所有開壕役夫。並乞放罷。止以兵工隨其地形量加濬治。不必盡如元料。仍專委將作監丞轄所貴事有統領。不至乖戾。

第三

右臣近累具狀。乞罷雇夫開壕。止以兵工隨其地形量加濬治。不必盡如元料。仍令將作監專切總領。至今未奉指揮。臣竊謂事之利害。已具前奏。不復委曲再煩聽覽。然臣有所甚疑者。特以帝王之都。而高城深池。過於邊郡。雉堞樓櫓之迹。隱然相望。若於京師而爲受敵之具。其如天下何。議者不能爲國家晝久安之策。而區區增峻城隍。欲恃之以爲固。亦已過矣。方朝廷講求國用。正務裁損。而舉百萬之貲。棄於無用之地。實爲可惜。伏望聖慈深賜省察。檢會臣累奏事理。特降指揮施行。

論蔡確不合陳乞潁昌府

右臣伏聞知鄧州蔡確上章陳乞潁昌府。以便私計。雖未知可否之報。而搢紳之議。卒皆不平。敢具僉言。上達天聽。按確姦邪陰險。盜據宰席。不能正身率下。宣明教化。而縱其弟碩招權納賄。贓汚狼籍。有司論罪。當以大辟。陛下特加寬貸。止送韶州編管。確本同居。衆謂預聞其事。朝廷既不窮治。惟以失教責之。削其職名。出臨偏郡。僅能周歲。易守南陽。當時議者已謂牽復太速。頃至貶所。亦止踰年。確遽上言。乞令內徙。陛下屈天下之法。移置黃州。曾不旋踵。自請近鎮。臣竊謂確所以敢萌意外之望。益肆無厭之求者。蓋

見近日政事多尙姑息是以先用其弟量移之請嘗試朝廷旣不能沮止姦謀遽可其奏確知執政莫不畏己遂敢陵蔑公議輕侮朝綱雖屢蒙非常之恩猶不能滿確之意復託親老願移大藩蓋有以啓之也臣恐小人僥倖之心勢猶未已往往再乞放逐頓便或自求京師宮觀差遣以就醫爲名然則陛下又將許之乎確之朋黨大半在朝夙夕引領以俟復用若使漸得親近廣爲路歧異日盜權亂政無不由此而始況輔弼大臣旣以罪黜雖領師節未復職名考之典故猶是謫籍豈有不因詔除輒求自便此風寖長則陛下賞慶刑威之柄遂成虛名國家綱紀必至墮紊不可不愼也伏望聖慈明敕三省報罷確奏以正國體

奏乞賑貸鳳翔府界饑民

右臣伏聞京西關陝去歲時穀不登農民艱食兩路郡邑已行賑貸而鳳翔永興實爲接境旱災分數大槩略同物價翔踊民多菜色臣聞秦鳳路諸郡各收五分惟是岐下實所不及然而轉運司牽於鄰州之例放稅止於五分拘礙常法不該賑濟今方仲春民已窮困若候夏麥必致餓殍比聞崔諜鎭白晝驚劫愚民急迫豈有常心與其委於溝壑不若亡命爲盜以幸萬一之免竊恐因此饑饉寇賊充斥使關中之民不得安堵非細故也臣愚欲乞朝廷專委秦鳳路提刑司疾速體量若鳳翔境內委實荒歉則一面令本司依永興軍路災傷州縣特行賑貸更不奏候朝旨如此則非惟千里之人得免轉死之患至於寇盜亦當衰息伏望聖慈詳酌早賜指揮